

周禮正義

冊
五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司盟掌盟載之灋

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

伊戾坎用牲加書為

世子痤與楚客盟 疏 掌盟載之灋者司盟之官法也 注云載盟

辭而載之於策案盟辭即載辭也詛祝作之此官掌其法載者記載要辭之名賈疏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非也左傳哀八年

孔疏引劉炫謂載書不得單稱載亦非詳詛祝疏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者左僖二十五年

傳云秦晉伐鄭圍商密宵坎血加書為與子儀子邊盟者杜注云掘地為坎以埋之餘血加盟書其上是也曲禮孔疏云盟法先鑿地為

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敵血而讀書案孔說非也殺牲敵血所以申誓盟辭書於策

非用血為書也又盟亦有不殺牲者穀梁僖九年傳云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是盟之變禮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案襄

二十六年左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痤內師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

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注云惠牆氏伊戾名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也詒讓案坎今本左傳作飲坎飲

聲近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

盟則貳之

有疑不協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

者寫副當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以下皆贊盟事以授六官凡與詛祝戎右為官聯邦國會同之盟封人所謂大盟也

凡大盟必在會同詩小雅巧言云君子屢盟毛傳云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箋云屢數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

謂之數即據此經為釋云及其禮儀者儀釋文作義云音儀盧文昭云義本古儀字詒讓案二鄭校定經本從儀不從義例詳肆師注陸

本非云北面詔明神者謂司盟於壇上北面以盟約詔告神也王制孔疏云如覲禮及鄭注所云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乃以會同之

禮見諸侯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敵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

儀北面而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案依鄭孔說則盟時盟神位在壇上南面司盟與同盟諸侯皆

在壇上北面唯王西面也注云有疑不協也者左昭三年傳鄭子太叔曰不協而盟謂王與諸侯不協或諸侯自不相協則盟以要之

也云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者覲禮注所謂尚著明是也案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有渝此盟以相及

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又襄十一年同盟于亭載書曰或閔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杜注云二司天神羣祀在祀典者據此則盟神所咳其廣說文罔部說盟禮云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即

以左傳說此經之明神而司盟又作司命段玉裁謂司慎司命即大宗伯職之司中司命是也鄭此注云日月山川而不及司慎司盟等

者舉其明察者而言其實盟神不止此也云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彼注云

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覲禮又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盟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覲禮又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注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覲禮又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云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燭其著明者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案方明之神卽大宗伯所謂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也覲禮設六玉上圭下璧與彼文小異鄭注謂不以蒼璧黃琮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賈彼疏援此注以申鄭義謂非天地之至貴則日月山川之神故下文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金鷄云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下爲日月謬甚典瑞考工記皆言禮山川用璋安得用圭乎案金說是也以禮經考之方明蓋古六宗之遺典大會同合諸侯而盟誓則亦合會羣神而詔告之通六方之神皆爲盟神其神衆多無所專主謂之方明總括之稱也日月山川雖亦咳於上下四方之中而方明實非專指日月山川此注說殊不靖楚辭惜誦云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使折中

今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今命咎繇使聽直此亦說盟誓之

事六神即方明之神天及五帝山川亦駭於方明而特舉之者明其

神之衆也觀禮記禮祭天地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雖即方明所有之

神然實不必專為盟祭故大戴禮記朝事篇以拜日為教尊尊鄭專

以為盟神又以意定為王巡守盟神主曰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

伯會諸侯而盟神主月其說並無墻證殆不足據方明互詳大宗伯

疏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讀其盟載

之書以告神也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者此與六官及天府司

會大史內史為官聯也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左僖二十六年傳云

昔周公大公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載在盟府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女四內而與

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

以一歸又說使召公盟微子開於共頭之下亦同蓋凡盟書皆為數
本一本埋於坎盟者各以一本歸而盟官復書其辭而藏之其正本
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別授六官以防遺失備檢勘慎重之至
也賈疏云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
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盟詛
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
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殺行出大難以詛射穎考
叔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者詩小雅何人斯云出
者 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
民以雞孔疏云司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
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
畏而不敢犯其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
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貨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

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詒讓案亦如之者亦司盟掌其盟約禮儀及北面詔明神等也臣民盟詛不得設方

明蓋就其地所主之神詔之若周社亳社是也注云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者致衆而陳其罪以告神欲使人與神共絕之也互詳

詛祝疏云犯命犯君教令也者詩周頌下武箋云命猶教令也若士師入成所謂犯邦令者以其萬民犯國教令人數衆多不可盡誅故

盟以威之云不信違約者也者司約注義同云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者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季孫命攻臧氏臧紇斬

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是其事也云又曰鄭伯使卒出殺行出大難以詛射頹考叔者

左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公孫閱與頹考叔爭車傳于許頹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故詛射頹考叔者杜注云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頹考叔者故令卒及凡民之有約劑者行閱皆詛之引之者證盟詛是與衆共惡之事

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疏注云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者賈疏云此與司約副寫一通來入司盟檢後相

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疏有獄訟者則使之

勘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疏有獄訟者則使之

墨子明鬼篇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訟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

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拙洳撫羊而澆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桃

神之而稟之殪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其禮蓋如此注云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者賈疏云此盟

詛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

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

信者必凶疏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者此亦萬民盟

出酒脯以祈明神也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者謂邑閭有盟

詛之事則司盟使其邑閭之人合共其牲邑閭即其地域也出牲若

詩出三物左傳鄭伯使卒出殽行出大雞等是小盟及詛並與其事

者自出牲其大盟則官共其牲封人飾牛牲是也來盟者釋經之致

遂入注云致猶會也經云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即謂

共牲而會其眾庶使來就盟所而盟也云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

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者以盟事既訖而別有祈酒

脯明祈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青空疏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

說文人部云金五色金也黃為之長銀白金也鉛青金也銅赤金也

鐵黑金也案金為黃金亦為五金之總名但古制器多用銅故經典

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丹腹孔疏引鄭注

云山海經青丘之山多有青腹釋文引馬融云腹善丹也案彼丹腹

即此丹青青腹亦即空青也丹青

並以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

然地官升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

共主之也注云青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會青丹干

神農本艸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精熏則生空青

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丹腹孔疏引鄭注

云山海經青丘之山多有青腹釋文引馬融云腹善丹也案彼丹腹

即此丹青青腹亦即空青也丹青

並以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

然地官升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

共主之也注云青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會青丹干

神農本艸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精熏則生空青

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丹腹孔疏引鄭注

云山海經青丘之山多有青腹釋文引馬融云腹善丹也案彼丹腹

即此丹青青腹亦即空青也丹青

並以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

然地官升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

共主之也注云青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會青丹干

神農本艸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精熏則生空青

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丹腹孔疏引鄭注

云山海經青丘之山多有青腹釋文引馬融云腹善丹也案彼丹腹

即此丹青青腹亦即空青也丹青

並以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

然地官升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

共主之也注云青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會青丹干

神農本艸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精熏則生空青

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丹腹孔疏引鄭注

云山海經青丘之山多有青腹釋文引馬融云腹善丹也案彼丹腹

即此丹青青腹亦即空青也丹青

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

府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

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揭書揃其數量辨其物之嫩惡者

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檠 疏 檠 古矣字詳大司

徒疏 注云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據考工記文築氏爲削冶

氏爲戈戟桃氏爲劍是爲兵者鳧氏爲鍾栗氏爲量段氏爲罇是爲

器者六者爲工其官皆當有府冬官闕故無文知非司兵之府者以

司兵掌藏不掌爲也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者此與大府守藏之府

義同賈疏云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

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二者也

兵器之府言爲者攻金之工須造作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

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者大

司徒注云征稅也凡采金玉錫石丹青之入征者有三一則大宰九

官虞衡所屬山澤之農出物以當九穀之賦凡此諸征之入職金皆

受之也云揭而璽之者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者謂書其物多少

之數量於代仍著於其物之側以爲表識職幣注云揭之若今時爲

書以著其幣與此義同釋文云著直略反沈張慮反案直略之音爲

附著之著張慮之音爲表著之著以職幣典婦功泉府諸注證之則

陸音是沈音非也云璽者印也者古通以印爲璽詳司市疏云既揭

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者揃宋附釋音本作揃案揃揃並前之別

體詳泉府疏以印封書若左襄二十八年傳所謂璽書賈疏云揭即

今之版書揃即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多少并善惡爲後易

分別故也云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檠者蜡氏若有死於道路

周禮正義 六十九 四一中華書局聚

者則令埋而置揭焉先鄭注亦云揭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揭藥是也廣雅釋器云揭藥杙也方言郭注云概揭杙也江東呼都案都藥聲

類同合言之則曰揭藥段玉裁云說文木部揭字下曰揭藥也然則揭藥漢時語說文無藥篆者藥即箸之俗字案段說亦通但揭藥連

語即概杙之名與泛言揭箸別封演見聞記入其要要凡數也入引此注作揭如今題署物疑凡改不足據之於大府

入其要者此官既受諸物之入征分送諸府又以總要入大府以備檢攻亦所謂官成也注云要凡數也者說文二部云凡最括也小

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此要亦所入征金玉錫石丹青等最括大數之簿書也云入之於大府者賈疏云職金既知量數錄要簿入

大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府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

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者大司徒注云士官寇士師之屬金罰貨罰五罰之金與貨二者並先入士官士官以授職金又受而轉給司

兵與彼為官聯也書呂刑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墨辟疑赦其罰百

錢閱實其罪剽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荆辟疑赦其罪倍差閱

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

其罪即五罰輕重之差也蓋罪重者則罰金錢罪輕者則罰貨之泉

貝賈疏謂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亦通又

大司寇民獄入鈞金不直者當沒金入官則亦此官受之矣注云給治兵及工直也者謂罰金則給治兵之用罰貨則給攻金六工之

直也古者以銅為兵金即銅也國語齊語云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

為之若何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

適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馮管子小匡篇亦有其

文是罰金給治兵之事吳廷華云貨罰亦入於司兵稟人所謂受財

于職金以齎其工是也云貨泉貝也者說文貝部云貨財也又云古

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泉貝通為貨司市有罰布亦貨罰之一也云罰贖也者說文刀部云罰鼻之小者从刀从言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言則應罰謂罪疑及小入三宥者則責令輸金貨於官以自贖也引書曰金作贖刑者堯典文偽古文入舜典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書注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賈疏云呂刑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考工冶氏云戈戟重三銑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古之率多作鍰鄭注冶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銑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大半兩若然鍰銑一也言大半兩是三分兩之二鄭意以此為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為鍰且古者言金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為異若散而言之摠謂之金是以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為金銀銅鄭以為銅三色是對散有異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為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齊之理案賈說是也注云給治兵則鄭固以金為銅矣大司寇鈞金亦謂銅也馬氏書傳以金為黃金為孔傳同孔疏云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金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摠號為金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案孔說與賈同但馬孔書傳所云黃金者蓋並誤依漢制為說孔見其與古

制用銅不合而不欲顯其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非強為之說實非馬孔義也疏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者謂有故而祭受命帝也

餅金謂之版此疏旅上帝共金版則郊禘大祭並共之可知賈疏謂

版所施未聞疏旅上帝共金版則郊禘大祭並共之可知賈疏謂

旅上帝即祭五天帝於四郊及明堂爾雅郭注引此經亦云祭五帝

並非也詳掌文疏云饗諸侯亦如之者賈疏云謂若大行人上公三

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等此旅上帝及饗二者皆設金版注云

餅金謂之版者即爾雅釋器云餅金謂之飯彼釋文云飯本亦作版

郭注亦引此為釋金版蓋謂鍊冶金為版金當兼有金銀銅三品說

文金部云釘鍊餅黃金是也云此版所施未聞者禮經祭饗無施金

版之文故云未聞莊存與云禮器曰金次之見情也大饗饗賓皆有

之即此金版與姜兆錫說同案禮器據大饗而言鄭注謂裕祭先王

凌廷堪據郊特牲謂即饗食燕之饗未知孰是莊氏據彼以說此金

版於義可通惟郊特牲文作以鍾文之則金為鍾不為版豈不鑄鍾

則以金版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者其取之令也用金石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者膳夫注云大故寇戎之事此金當兼有

銅鐵國語所謂惡金之屬賈疏云用金石而云大故止謂寇戎為

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也注云主其取之令也者明職金主令取

金石以給之不主造作之事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推捍之屬者釋文

云雷沈云當為礪即對反捍宅耕反本又作捍案捍蜀石經宋蜀大

字本附釋音本並作捍注疏本載音義及羣經音辨木部兩部兩引

並同而集韻十三耕有捍無捍則北宋時釋文已有二本矣鄭以槍

雷推捍釋經用金石則四者必皆金石所作之器攻墨子備城門篇

有槍二十枚而未詳其制漢書揚雄傳木雍槍纍顏注云以木雍槍

蘇林又云竹槍則非金石所施唯史記天官書紫宮左右星有天槍

天楛又歲星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索隱引詩緯云槍三星楛五星
主槍人楛人則槍蓋類楛皆父之屬而以金沓之與雷者左傳襄十
年孔疏云雷卽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
下礮成雷榛殘木碎是也惠士奇云鼉錯傳具礮石如淳曰城上雷
石也一名礮石閑居賦云礮石雷駭注礮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
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一名礮說文於部建大木置石其
上發以機以槌敵案孔惠說並與沈重同是也惟亦金器莊子外物
篇有金椎史記魏公子傳云朱亥袖四十斤鐵椎卽其物也淳義難
通別本作槔作桴亦非金石器不宜與槍雷椎並舉段玉裁校改
桴爲槔云桴說文作杙撞也通俗文曰撞出曰杙案段校近是陸音
宅耕反與杙音正協類篇木部云杙杙也天官書有天楛又歲星生
天楛長四尺末兌集解引蘇林云楛音櫛杙之櫛櫛杙杙字同是
桴卽楛之證蓋亦似及而銳末以金沓之六韜軍用篇有鐵楛是也
此四者槍椎桴皆用金惟雷用石鄭錯舉以見義耳諸器雖用金石
蓋形制簡略猝辦易成故皆臨事乃共與
司兵五兵必平時鑄造以備用不同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鄭

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縣官
于司兵若今時傷殺入所用兵器盜賊賊加責沒入縣官
揭之入于司兵者與職金義同賈謂平其物賈直之賈賤賈疏云其
任器多是金刃所盜財貨雖非金刃以其賊物亦入司兵給治兵刃
之用故並入司兵也注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
器及所盜財物也者司隸任器先鄭注云任持之器此盜賊之任器
亦任持所用傷人之兵器卽闡人之賊器也貨賄則所盜之財物左
昭七年傳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明盜所得器

物皆入官也云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賊加責沒入縣官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賊俗字阮元黃丕烈並據朝士

注加責取息坐臧校改臧是也此亦舉漢法為况縣官詳天官敘官疏此貨賄入司兵蓋謂無主之臧及盜賊之家財鹽鐵論刑德篇云

古者盜有臧者罰是也列子天瑞篇云宋之向氏為盜以臧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則周時盜賊有沒家財之法漢法加責沒官蓋亦據盜

官物或無主者晉書刑法志劉劭新律序引漢盜律有還贓界主則有主臧固不入官矣加責亦見朝士注新律序引漢金布律有罰贖

入責疑即此也賈疏云其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鄭司加責者即今時倍贓者也

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

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為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疏其

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者阮元云漢書刑法志作女子入春槩槩槩一字也說文女部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

槩罪當從許引作古槩字案阮說是也春槩與槩入字同俗注疏本或作槩宋本說文作槩並誤釋文亦作槩字而音古老反案從木之

槩不切古老地官敘官槩人陸音苦報反與此不同則疑陸所見本亦誤作槩蓋但依本作音忘檢地官先鄭讀也經本槩槩字多互譌

詳地官敘官疏注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者先鄭意上云掌盜賊此冢彼為文亦身為盜賊罰作為奴者也云輸於罪隸春

入槩人之官也者謂司厲收其人輸彼三官使為奴給役男即罪隸百二十人女即女春枕二人女槩十六人及奚各五人是也漢刑法

志顏注引韋昭云春春人槩槩人也給此二官之役說與先鄭同又引孟康云主暴燥春之也則釋槩為枯槩之義不為官名失之惠士

奇云罪隸百有二十人役辱事積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隸臣地官
女春枕女稟皆有奚奄人掌之是為春稟而天官女酒女漿女籩女
醢女醢女鹽女冪春官女祧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不獨給事
春人稟人總謂之春稟若漢律之白粲鬼薪詒讓案墨子天志下篇
云丈夫以為僕圍胥靡婦人以為春會僕圍即此罪隸春會即此春
稟會者蓋枕之段字即地官敘官之女春枕又管子小匡篇云女三
嫁入於春穀亦即此春稟也據管子墨子所云則古時凡輕罪及俘
虜亦入罪隸春稟不徒盜賊之家入也至墨子之胥靡即司圜罰作
之刑參校古書疑古者罪人從坐亦有入圜土者故書說命孔疏引
晉灼漢書音義釋胥靡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蓋
入罪隸者不徒盜賊之奴入圜土者亦不徒罷民二者可互證矣云
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者蜀石經無為字各本並有此
謂古皆以罪人為奴婢也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隸人也惠棟
云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初學記引說文曰男
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奴婢即犯事者或
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引尚書
曰子則奴戮女者甘誓湯誓並有此文偽孔本奴並作孥漢書王莽
傳禁不得賣買奴婢詔引亦作奴與先鄭同先鄭意謂書之奴戮即
指罪人為奴婢者故引以為證案湯誓偽孔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犯孔疏引鄭書注云大罪
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亦引此經為釋是鄭本書似亦作孥其釋
孥戮則亦為子孫從坐與先鄭義異也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時
乃楨榦無敢不共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孔疏引鄭書注云無餘刑非
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
稟不殺之亦與湯誓注義同又引論語曰箕子為之奴者微子篇文
集解引馬融云箕子紂之諸父見紂無道佯狂為奴先鄭引之者以

箕子佯狂為奴亦自同於罪人與書云奴戮同也云罪隸之奴也者謂書及論語所云即男子為奴之入於罪隸者也又呂氏春秋開春

論云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穰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

於罪隸此之謂也穰繫也亦即此罪隸之奴也云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取為奴欲焚其籍也者賈疏云

左氏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引之者證隸為奴案

杜注說同先鄭詳司約疏云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者破先鄭身坐盜賊為奴之說謂父母犯罪其子女沒入為奴也以

經男入罪隸女入春臺並冢其奴為文故如奴者男女同名漢書刑法志注引李奇亦云男女徒總名為奴析言之則男曰隸曰奴曰童

女曰奚曰妾故說文辛部云男有鼻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互詳天官敘官疏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

者皆不為奴也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齒毀齒也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者與

正字當作齒俗省作齒此不必為盜賊或別犯他罪當為奴者皆為褻尊且以恤老幼故特免之與小司寇入辟議貴之辟及司刺三省

幼弱老旄之省意同也注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下士一命中士再命上士三命賈疏云見典命公侯伯之士皆

一命天子之士皆三命以下可知云齒毀齒也者說文齒部同廣雅釋親云毀齒謂之齒釋名釋長幼云毀齒曰齒齒洗也毀洗故齒更生新也云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者大戴禮記本命篇云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齒韓詩外傳家語本命篇說苑辯物篇說文齒部說並同賈疏云曲禮云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齒不加刑焉又不為奴若七十者雖不為奴猶加其刑至

八十始不加刑以其八十九十始名毫故也

大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牲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

以王車轅之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者釋文云牲本亦

具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並以全為牲此經牧人牲物字作牲不作

全則別本非也此官共犬牲者其與槁人豢之與彼為官聯也注

鄭司農云牲純也者牧人先鄭注同牲物為純色對下駢為不純色

也亦詳牧人疏賈疏云純色則牧人云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駢牲之

類也云物色也者保章氏注同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者謂磔犬

伏於較壤以王車轅之而行也賈疏云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較道之

祭時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較祭之時大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

較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大羊可也是其兩用也案賈說是也互詳

大馭疏云瘞謂埋祭也者即大宗伯地示三祭狸沈之狸凡瘞埋有

牲玉帛三者此瘞則專據埋牲言之詳大宗伯司巫疏引爾雅曰祭地曰瘞埋者釋天文祭地瘞埋用犢不用犬此引之者欲證此凡幾瘞亦謂祭地示耳非謂方丘北郊之祭亦埋犬也互詳司巫疏

珥沈享用駢可也故書駢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為庶爾雅曰祭山川

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為駢謂不純色也凡幾珥沈享用駢

玄謂幾讀為創珥當為珥創珥者釁禮之事疏可也者賈疏云駢

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駢是也用純為正用駢亦可也注

云故書駢作龍者中車注同詳牧人疏鄭司農云幾讀為庶者釋文

庶作伎下引爾雅同段玉裁云幾與庶雙聲故讀幾為庶管子形勢

祈羊沈玉祈亦讀庶釋文庶作伎從示支聲詒讓案玉人注又作祈

周禮卷之五

禮義

六十九

沈幾處禮記並聲近字通引爾雅者釋天文郭注云廢縣或廢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也公

羊儻三十一年徐疏引李巡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廢置几上遙遙而抵之若縣故曰廢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諸說

舛異依詩大雅鳧鷖孔疏引鄭志答張逸說謂爾雅廢縣浮沈與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義異是後鄭亦謂廢縣非狸則不當如孫

叔然之說但未知先鄭說若何也先鄭引此者以廢縣證此經之幾以浮沈證此經之沈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先鄭注亦引爾雅為

說後鄭說沈同先鄭而以幾為刳則不從先鄭讀廢縣浮沈互詳大宗伯校人小子疏引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

方百物者證祭有沈辜也彼埋作經古今字山川林澤彼文作山林川澤此疑誤倒罷彼作鬪蜀石經同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作罷釋

以披礫牲也後鄭從今書作鬪音義皆殊劉昌宗於此罷音孚逼反是合罷於鬪也大宗伯音義云罷如字一音芳皮反詒讓案史記封

禪書秦德公礫狗邑四門又月令九門礫攘風俗通義祀典篇云於九門殺犬礫禳此並辜礫用犬之事又案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

牲物注云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則山林川澤及四方百物皆用純色此沈辜得用駝者蓋謂非時告祭及祈禳之

事則不必用牲物也互詳牧人疏云龍讀為駝者中車注亦同云謂不純色也者牧人杜注云龍謂雜色不純也駝字通亦詳彼疏云玄

謂幾讀為刳者據士師作刳正其字也肆師祈珣注云故書祈為幾與此經同彼注破祈為磯與此讀為刳不同當以此注為正凡經祈

珣幾珣字並當為刳詳小子疏云珣當為珣刳珣者覺禮之事者當為賈疏述注注讀為肆師注同詳彼疏凡相犬牽犬

者屬焉掌其政治相謂視擇知其善惡疏凡相犬牽犬者屬焉者與旄入云凡

犬人本職官屬之外無員數者也賈疏云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繼是也吳廷華云牽犬以田犬言之注云相謂視擇知其善惡者春官敘官注云相視也矢人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

一所謂視擇知其善惡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

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

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

疏掌收教罷民者此官掌圜土之

獄與鄉士遂士縣士之獄異爾雅釋詁云收聚也謂收聚罷民於圜土之地而教之即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是也賈疏云此罷民

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不入圜土云收教者謂入圜土見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者

賈疏云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其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注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者墨宋大字本岳本附釋音

本嘉靖本並作黑釋文同蜀石經及舊注疏本並作墨與賈疏合今從之阮元云幪依說文當作幪賈疏云案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

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幪楮衣雜屨中罪楮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象刑者則尚書象刑直墨幪略言之其實亦有楮衣雜屨無

文故云與以疑之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大傳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

里而民恥之又引鄭注云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履履也幪中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

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案據大傳注是惟下刑墨幪為無冠飾與此經教罷民法相類故注引以為釋赭衣雜履之類其刑差重不

止無冠飾矣賈疏以墨幪為上罪又謂鄭略言並非又案北堂書鈔象刑部引大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卑巾犯贖者以墨幪其贖是

墨幪有蒙首蒙贖之異此注以墨幪證弗使冠飾則自據首服而言荀子正論篇楊注說墨幪亦云但以墨巾蒙其頂是也云舍釋之也

者說文手部云捨釋也舍即捨之借字占夢大史旬祝注並讀舍為釋釋之謂免其罪呂氏春秋貴直篇高注云舍不誅也鄭司農云罷

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者即司救云衰惡過失是也此圓土聚教罷民雖與坐嘉石者異而

其害人則同故大司寇嘉石平罷民亦云害於州里也云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者舉漢法為況王應麟云史記馮唐傳雲

中守魏尚削其爵罰作之孔廣森云漢書音凡圓土之刑人也不虧義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

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

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

家言為惡無所容入也玄謂圓土凡圓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疏凡圓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

虧損也賈疏云刑人不虧體對五刑凡圓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刑疑出金為罰虧財者也注云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

之以事耳者加以明刑不刑其身故云不虧體任之以事不罰其金故云不虧財也司救云其有虧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彼罰為未入圜土以前之事故彼注訓為撻擊與此異也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者蜀石經苦上有患字為民所苦即上云凡害人是者也以經云不虧體不虧財故知未入刑者云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者此大司寇說嘉石平罷民之事與圜土聚教罷民異先鄭誤引之賈疏云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圜土二者為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引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者齊語文韋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病無伍無與為伍也丈夫稱家也亦引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又管子小匡篇亦有此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民不義之眾恥以為伍也罷女猶罷士眾恥娶之故無家先鄭引之者亦證罷民即彼罷士也云言為惡無所容入也者先鄭釋齊語之義士無伍是無所容女無家是無所入即上文云三年不齒是也云云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己麗於法者者正先鄭合嘉石圜土為一事之誤與大司寇注義同賈疏云按司寇職及司救職皆上論嘉石之罪民下別云圜土之罰民分明兩事不同故後鄭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己麗於法者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過失淺別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

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拳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

也玄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中罪不拳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拳或桎而已弊猶斷也疏守

盜賊凡囚者者謂盜賊及凡以罪囚者並械繫之於鄉士遂士等獄
 此官則守視之也賈疏云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園土故使
 身居三木掌囚守之云上罪桎拳而桎者罪說文手部引作辜當據
 正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三罪字同桎拳而桎史記李斯傳所謂關三
 木列女傳仁智篇魯臧孫母傳所謂木治是也賈疏云此一經所云
 五刑之人三木之囚輕重著之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云
 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者賈疏云縱重罪亦著一而已以其尊之故
 也注云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者敘官注云囚拘也
 賈疏云以其既言盜賊乃別云凡囚明凡囚中無盜賊盜賊重故為
 罪人之首而言之也鄭司農云拳者兩手共一木也桎者兩手各
 一木也者釋文引漢書音義韋昭云兩手共一木曰拳兩手各一木
 曰桎說文□部云拳兩手同械也从手从共共亦聲周禮上擧桎拳
 而桎重文恭拳或从木案先後鄭說拳並與許同其先鄭以桎桎為
 兩手各一木者既同為手木而復制二名於義難通疑先鄭本專釋
 桎字之義偶兼舉桎耳非謂兩手各一木一名桎一名桎釋文引韋昭
 說正同先鄭而不兼舉桎字可以互證蓋下後鄭說乃補釋桎字義
 非破先鄭也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似未審依經文云桎拳而桎則
 上罪手械雖共一木其足械仍兩足各一木不共蓋三木止有手拳
 無足拳故其字从手為形又王制孔疏引鄭舜典五宅三居注云宅
 讀為咤懲艾之器五宅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桎二拳二彼文疑當
 作桎二桎二拳一蓋桎桎左右手足各一故云桎二桎二拳則兩手
 共一而足無之故云拳一傳寫譌誤遂不可通耳又案桎拳桎亦或
 通稱校易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上九荷校滅耳凶王弼注云校
 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械者取其通名也又謂屨校即桎為薄戮
 荷校為極罰依易義屨校輕而荷校重而此經下罪惟桎大司寇嘉
 石罷民未麗法者亦著桎則與彼義不相應書康誥孔疏引鄭易注

謂荷校滅耳即書之則臣從君坐割耳之刑則王說非鄭義也云玄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桎者大司寇注義同云中罪不奉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者經中罪止言桎桎不言奉明手足各一木下罪止言桎又不言桎明又去足木而留手木也云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奉或桎而已者以親貴優假之雖上罪同於中下不兼著三木也命士謂王下士一命以上周之爵下及命士故下士以上為有爵詳大宰疏云弊猶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出明桎以適斷也者大宰注義同

市而刑殺之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

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桎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桎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桎者至於刑殺皆

設之以適市就眾也庶及刑殺告刑於王者猶文王世子說侯國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疏法獄成有司讞于公也賈疏云此經謂欲

行刑之日云以適市而刑殺之者賈疏云謂死罪刑罪有二種以適市者據庶姓又無爵者也若有爵及王同姓即於甸師也注云告

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今日行刑即鄉士遂士所協刑殺之日所刑姓名謂囚之姓名

必告於王明不敢擅刑殺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者據文王世子文鄭彼注云辟亦罪也引之者證

告刑于王當告以所刑姓名及所當之法也云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者賈疏云凡囚鄉士遂士縣士

方士各自有獄推問之時各於本獄之所獄成上於王時則使掌囚掌之及欲刑殺掌囚還付士若然上皆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刑殺

各於本獄之所今此經云以適市者此文止謂六鄉之獄在國中推問在獄行刑殺則在市若遂士以下自在本獄之處刑殺之故此云

士鄉士也若遂士以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案鄭賈並以適朝與適市文自相對鄭鏗俞樾則讀奉而適朝士為句謂既告刑于王即奉之而適朝士以朝士掌外朝之法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相對加明梏者即朝士加之其說亦通云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者此明梏與大司寇司圜之明梏者言明著其罪名以示眾也云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者賈疏云案上經王之同族及有爵囚時並無梏也云以適市就眾也者王制云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孔疏云謂殷法彼法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黃以周云御覽引司馬法云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威小人也然則刑人於市亦是周法案黃說是也云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者對王族及有爵者於甸師不於士也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罪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者此謂親貴犯大兄弟也疏罪不在入議之科者也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案依前注有爵者據命士以上駁異義云大夫以上者欲證刑不上大夫故就其文義實不異也注云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以經云奉而適甸師氏嫌不適朝故特釋之明亦與上庶姓等奉而適朝告刑於王同也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是由朝往之證云

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者下掌戮云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則知雖不於市亦使掌戮刑殺之行刑殺之日獄囚衆多則待掌戮刑市訖乃至甸師氏行刑也引文王世子者證王族亦有刑殺及必於甸師之事禮記陸孔本異姓並作百姓彼釋文云本或有作異姓非據此注則作異姓者是也彼注云犯猶干也術法也孔疏云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爲一體不得獨有私也

案互詳甸師疏

掌戮掌斬殺賊讎而搏之

斬以鉄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

之小者殺之捕當爲搏諸城上

疏掌斬殺賊讎而搏之者掌刑五刑之賻字之誤也賻謂去衣礫之

雖同大罪仍擇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之則同也注云斬以

鉄鉞者說文車部云斬截也爾雅釋詁云斬殺也斬殺對文則異散

文則通賈疏云鉄鉞是斬之物按魯語云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臧

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注云諸

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注云謂犯斬罪者中刑用刀鋸注云用

刀以斲之鋸以斧之如是刀中容棄市其次用鑽斧注云鑽額涅墨

之市朝是用鉄鉞之事案賈引國語注與書舜典孔疏引賈逵說略

同蓋亦賈注也云若今要斬也者公羊又十六年何注云無營上犯

軍法者斬要釋名釋喪制云斫頭曰斬斬要曰要斬斬暫也暫加兵

即斷也云殺以刀刃者即釋名所謂斫頭也通言之亦謂之斬云若

今棄市也者漢書景帝紀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釋名釋喪制云市

死曰棄市衆所聚與衆人共棄之也云謀謂姦寇反閱者者夏官環

人注義同云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者以經兼言斬殺故知
 論其罪之輕重大者斬之小者殺之也云搏當為搏諸城上之搏字
 之誤也者左成二年傳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
 囚之殺而搏諸城上杜注云搏磔也鄭意經云斬殺賊謀不當復云
 搏故以聲類讀為左傳之搏明與環人搏謀賊司隸搏盜賊之搏異
 也云搏謂去衣磔之者段玉裁云說文肉部曰搏薄脯搏之屋上也
 此搏字本義方言膊暴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僂為膊燕之外
 郊朝鮮冽水之閒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下文辜
 之注云謂磔之此云謂去衣磔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之去衣者暴露也於膊義為近
 親總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
 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注云親總服以內也者舉最輕
 親謂五服殺其親據人之親與王之親皆謂五服已內云焚燒也者
 廣雅釋言同說文火部云焚燒田也是焚本為燒田段為刑名釋名
 釋喪制云死於火者曰燒燒焦也引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賈疏云
 按離卦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注云震為長子爻失正又
 互體兌兌為附決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
 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為巽巽為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
 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各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
 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
 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專屬弑父母者而言此經
 殺親廣咳總服以內則不專為不孝之刑左昭二十二年傳云獲邾
 郚焚諸王城之市則王子朝之黨是叛臣亦用焚如之刑也竊謂此
 經膊焚辜肆皆謂先殺而後戮其尸此殺其親者焚之當先科殺罪
 既殺而焚之非生焚之也易及左傳義亦並當如是漢書匈奴傳王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此莽傳會經義別制淫酷之刑古無此

法也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者惠棟云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引韓子內儲說上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辜即枯也又莊子則陽有苑善說云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案惠桂說是也漢書景帝紀顏注云磔謂張其尸也說文桀部云磔辜也辜與大宗伯鬻辜義亦同磔人猶磔牲也呂氏春秋行論篇云舜殛鯀於羽山副之以吳刀副與鬻同亦謂辜磔之韓非子說難篇亦云萇弘分脍田明辜射皆磔刑也

刑盜于市

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

疏

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

其尸於市三日也注云陪僵尸也者說文足部云陪僵也引春秋傳曰晉人陪之又左傳十一年杜注云陪斃也人斃則尸僵故曰陪

也云肆猶申也陳也者廣雅釋詁云肆伸也申伸古今字陳義見春官敘官注論語憲問集解引鄭注云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互詳鄉

士疏云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者以殺人之外別出刑盜明以其罪大別異言之然則盜刑於市亦肆之三日也鹽鐵論刑德篇云盜馬

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盜傷者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漢律刑盜亦特重與周法同意

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

下附刑五而已於刑同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者於經例當皆科者其刑殺之一也**疏**作于石經及各本並錯出誤賈疏云合入

死者亦陪之合入四刑者雖不陪亦刑之在市故摠言亦如之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者賈疏云謂不陪陪者陳尸使

人見之既刑於隱處故不陪之案賈說是也刑於甸師氏者無肆市法詳鄉士疏又案此有爵與王族殺雖同處但王族磔雉則非刀刃

之殺經通言不別其實異也注云罪二千五百條者五刑刑各五百條詳司刑職云上附下附刑五而已者賈疏云禮記云喪多而服

五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案賈據服問文麗附訓同詳大司寇疏云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者謂或刑或殺皆決之於市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戮謂膊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於辜肆如之者田役謂田獵起徒

役詳大宰疏賈疏云此云軍旅田役斬殺刑戮皆使掌戮為之按士師大帥帥其屬而禁逆軍旅犯禁者而戮之鄉士云凡國有大事則

戮其犯命者遂士亦云凡郊有大事刑戮其犯命彼並不使掌戮者此等皆權時之事軍旅之閒或有臨時即決不假掌戮者也是以戎

右職云掌戎車之兵革使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引戰于殺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是也注云戮謂膊焚辜肆者皆

謂戮其尸也鄭以此文於斬殺之外別言刑戮故以墨者使守門膊焚辜肆解之即敘官注所云既斬殺又辱之是也

無妨於疏墨者使守門者此言墨劓以下刑人既刑之後各任以職禁御事皆據其多者而言依天官敘官酒人漿人醢人醢

人鹽人冪人內司服縫人等皆有奄則宮者不必定守內餘四者當亦然也墨者使守門即司門之徒守王城十二門者凡諸官府廢庫

之門或亦以墨者守之賈疏謂此即閹人掌守王中門之禁令者非也王宮之閹人乃奄人即在後宮者守內之中非墨者也詳天官敘

官疏注云黥者無妨於禁御者司刑注云墨黥也劓者使守關截鼻也門所以禁御人之闌入故無妨使黥者守之也

無妨以貌疏劓者使守關者賈疏云此則王畿五百里上面有二關醜遠之疏十二關門劓者守之案依賈說此守關即司關之徒與

上守門為司門之徒相類管子揆度篇云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對文門與關異散文則通門父即此守關也注云截

鼻者亦無妨以貌醜遠之者司刑注云劓宮者使守內也以其人道絕截其鼻也關在畿置視門為遠故云遠之

疏宮者使守內者賈疏云此所守則寺人之類守正內五人之等是也詒讓案司刑宮罪注兼宦男女此守內則專指宦男不兼宦女

守內亦通王宮內諸奄官及閹人言之不徒寺人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以其人道絕也者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守內與嬪

婦同處故絕其人道韓非子難一篇云管仲對齊桓公曰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云今世或然者漢時宮中用宦者故舉以為況

剛者使守圜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疏**剛者使守圜者賈疏云此則圜游亦如剛者使守門剛者於圜中驅禽獸者

也案賈說非也守圜即天官圜游之閹人凡圜游之門不必以墨者守之詳天官敘官疏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者司刑注云剛

斷足也無急行者禽獸在圜驅衛之而已無事急行逐捕也漢志顏注云驅御禽獸無足可也彼似亦用鄭義則疑顏所見本衛或作街

御與街古字通此與田僕驅逆注義同亦得通也詳彼疏**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

宮之為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疏**髡者使守積者此之外者漢書刑法志顏注云積積聚之物也案積即大司徒遺人委

人委積之積凡米禾薪芻之積聚以給用者皆是也蓋兼倉廩及露積二者而言詳大司徒疏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者作錢鈔本及

宋附釋音本注疏本閩本並作為先鄭以周時無髡刑明文故依聲類讀為完段玉裁云大鄭改字後鄭如字漢刑法志曰完者使守積

字正作完蓋用漢人改字之周禮仲師所本者也呂飛鵬云漢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為城日春此司農所據臧庸云禮記王

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本又作完徐戶官反漢書

刑法志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考說文元从一兀聲髡从影兀聲髡髡或从元是完髡聲相近班義與鄭司農同徐仙民音戶官反則徐本禮記注亦作完鄭注禮記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云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者賈疏云以此為圓土罷民解之不從者掌戮所掌皆虧體獨以此為不虧體於義不可故後鄭引文王世子解之也詒讓案漢法完輕於髡後漢書明帝紀李注云完者謂不加髡鉗亦曰髡說文而部云髡罪不至髡也或作耐見漢書高帝紀顏注引應劭云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髡鬢故曰耐禮運孔疏云古者犯罪以髡其鬢謂之耐罪史記索隱引江遂云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據應孔說則完者蓋唯去頰毛及鬢不鬪髮以其非肉刑而役作與圓土罷民之刑相當故云居作三年不虧體賈以掌戮所掌皆虧體難之然髡亦不可以為虧體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大司寇罷民有二重者入圓土非積聚所在輕者坐嘉石則役諸司空或別使守積然經無明文故後鄭不從耳云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為翦其類者後鄭以上墨劓宮刑皆罪之入五刑者惟此髡為五刑所無故謂出五刑而減從輕比者也文王世子注云翦割截也賈疏云此鄭亦無正文若合宮者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王家同族犯淫罪者亦當與諸侯同不宮之亦是不翦其類之色王應電云注非也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為刑以下耳苟降用髡則應劭則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案王說是也以司刑考之宮刑輕於殺刑而重於劓墨則不宮者減一等正當改為劓今乃止從髡於刑實太輕但周時髡刑所附何罪經典無文二鄭及賈氏所釋又皆未甚犒姑闕所疑以俟討覈云髡頭而已者後鄭依字為釋說文影部云髡鬪盜竊故云在隱賈疏云按王同族犯餘罪刑於甸師氏刑於隱處今

同族既不宮亦當於隱處罪之此守積亦是隱處故知髡者使守積是王同族不宮者必矣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疏疏掌

隸之灋者謂簡閱隸民部署員數之法亦此官之官法也注云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者據下文為說云物衣服兵器之屬者賈疏

云即下文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國之兵是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

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

帥其民而搏盜賊者以下四者皆此官帥五隸所治之事搏盜賊者助追胥也云役國中之辱事者廣雅釋詁云辱汚也謂卑褻汚

賤之事若左昭四年傳說內冰云隸人藏之彼隸人蓋即五隸之民亦役辱事之一端也云凡囚執人之事者吳廷華云囚拘繫也執擒

致也言搏又言囚執則囚執又在盜賊之外也莊存與云囚執人句攝罪人也注云民五隸之民也者序官貉隸注云凡隸眾矣此其

選以為役員其餘謂之隸民是也賈疏云上序官五隸皆百二十員員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者

祭義注云任所擔持也先鄭以任訓持故以任器為任持之器若杖械之屬云此官主為積聚之也者廣雅釋詁云積聚也吳廷華云官

府所需使隸運而積之云玄謂任猶用也者牛人注同破先鄭以任器為任持之器明廣咳眾用器也賈疏云用器除兵之外所有家具

之器皆是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

隸人疏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者此亦即役國淫廁中之辱事以其三者事尤大故別著之典祀掌外祀之北守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即祭祀之役事也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隸人牧圉各贍其事即賓客之役

事也注云煩猶劇也者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劇繁多也釋言釋言語云煩繁也是煩繁劇義同卑褻事必繁多故云煩辱之事引

士喪禮下篇者既夕篇文此引以證喪紀隸民役煩辱之事彼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涅塞也為人復往褻之又示鬼神不

用案依鄭說則彼隸人專指罪隸不及四翟之隸疑凡役事多用罪隸而四翟之隸則多共守衛故下文守王宮者不及罪隸國策趙策

豫讓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蓋即為罪隸役作也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

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也疏掌帥四翟之隸者舍也厲遮例也此助守政與師氏

虎賁氏為官聯也翟與狄同蠻閩夷貉四隸總謂之四翟之隸猶師氏云四夷之隸也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者師氏注云

旃布弓劍不同也賈疏云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檀裘執弓矢云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者賈疏云即師氏職云帥四

夷之隸守王宮野舍亦如之者是也注云野舍王行所止舍也者謂王師田巡守會同等在道路所止舍若掌舍所掌者也云厲遮例

也者釋文云例本又作列案作列是也蜀石經亦作列山虞先鄭注云厲遮列守之典祀墓大夫注亦並作列守野舍之厲禁即師氏所

云朝在野則守內列厲與列同例即列之借字詳師氏及山虞疏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疏掌役百官小役府與凡有

守者者謂若司門司關掌固司險所掌凡有地守者罪隸皆役之云掌使令之小事者亦冢上百官府而言官府大事自有當官之胥徒

共其使令故罪隸唯共使令之小事也注云役給其小役者即司

隸云役其煩辱之事對軍旅田狩溝洫城道諸大役當合眾庶非罪

隸所任也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

致之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疏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者

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疏王引之校移牛助為牽傍五

字於夷隸掌役牧人養牛下云夷隸役牧人養牛則當助牧人為牽

傍牛助為牽傍五字當在夷隸不當在罪隸也又云牛人凡會同軍

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此助為牽傍蓋亦謂兵車之牛鄭

依誤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罪隸牽傍之非也案王說是也

又凡封國若家下當依王說補子則取隸焉五字詳閩隸疏注鄭

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者建諸侯為封國立大

夫家為立家也家即采邑書盤庚云永建乃家為孔傳云卿大夫稱

家是也云牛助為牽傍此官主為送致之也者此先鄭依誤書為說

謂封國立家時罪隸以牛助送致其任器也云玄謂牛助國以牛助

轉徙也者賈疏云國家以官牛助諸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至任所案

鄭賈並依誤本為說謂若詩小雅黍苗箋說召伯營謝轉餽之役有

車牛牽傍等是也云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者此皆指大

車轅外之牛而言牛人注云牽傍在轅外輓車也人御之居其前曰

牽居其旁曰傍蓋轅中之牛自有將大車者御之其在轅外之前及

兩旁之牛則此隸助牽之也賈疏謂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還遣

二隸前者牽前牛傍者御當車之牛失之互詳牛人疏又案此助牽

傍者依王說當為夷隸職文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輦殿曰胡奴車釋

名釋車云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官為奴者引之彼胡奴當即此夷
隸或兼掌輓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
輦之役與

之事者王應電云上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
厲禁者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
之事十四字疑闕隸脫簡而誤見於此王引之云其守王宮下脫者
字與其下脫守字夷隸貉隸皆云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
隸之事不應闕隸獨無此文當如王應電說移罪隸其守王宮三句
於闕隸而補者字守字案王說是也吳廷華姜兆錫方苞江永浦鏗
阮元莊有可蔣
載康說並同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

守厲禁疏掌役校人養馬者賈疏云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

圍人為官聯也墨子天志下篇說俘虜云丈夫以為僕圍即養馬之

隸也云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者亦從師氏及司隸也

國語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蕪設望表與鮮

卑守燎故不與盟彼蓋以蠻夷君長而使率其民掌守望之事雖非

蠻隸而所役略同賈疏云執其國之兵蠻隸閩隸俱是刀劍也云在

野外則守厲禁者謂野舍蕃衛之外列也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

列此蠻隸蓋從司隸守外列與師氏所守內外互相備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杜子春云子當為

立世子置臣使掌其疏掌役畜養鳥者王安石云役役於掌畜也王

家事而以閩隸役之疏引之云蠻隸役於校人隸夷役於牧人貉隸

役於服不氏不應閩隸無所役之官畜上蓋脫掌字掌畜掌養鳥而

阜蕃教擾之案王說是也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

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爲之役也子上又有脫文耳案王說是也方苞亦以子則取隸焉爲罪隸之文又職未掌字下當依王說補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十九字詳夷隸及罪隸疏注杜子春云子當爲祀者杜依誤本而讀子爲祀子祀聲相近云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者後鄭亦依誤本爲說惟不破字與杜小異鄭意世子亦當置家臣若諸子注云國子屬大子彼國子貴則爲宮臣此隸民賤則爲宮臣役也賈疏云言掌家事者若國事不使隸今取隸故以家事而言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矣是以疏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者賈疏云爲牧人之貉隸職掌與獸言疏所役使牧牛牲王引之云養馬乃蠻隸之事不

得屬之夷隸馬字蓋衍文也夷隸不養鳥則不得與鳥言養鳥乃閩隸之事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閩隸養鳥亦當與鳥言與鳥言三字

當在閩隸阜蕃教擾之下承掌字連讀無疑案王說是也又養牛下當依王說補牛助爲牽傍五字詳罪隸疏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

或曉鳥獸之言者先鄭依誤本爲說以此職云掌與鳥言貉隸云掌與獸言二官皆以夷狄之人爲之明其人能解也云故春秋傳曰介

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者僖二十九年左傳文杜注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案介即列子黃帝篇所謂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是也此引之者證夷狄人或曉鳥獸語也賈疏引賈服注云言八律之音

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賈服說亦隱據此經云是以貉隸職掌與

獸言者兼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

之兵依鄭賈說蓋亦執刀劍也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

也檻疏王說是也注云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

也者以上閩隸養鳥阜蕃教擾之此貉隸養獸止言教擾不言阜蕃故釋之也知獸為猛獸者據服不氏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是也

檻者養獸之闌說文口部云圈養畜之閉也木部云檻櫳也一曰圈也廣雅釋宮云檻牢也其守王宮者與其守

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兵國兵依鄭賈說當為弓矢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

周禮正義卷七十

瑞安孫詒讓學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

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

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

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

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疏掌憲邦之刑禁者贊大

之爾雅曰九夷入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疏小司寇布刑禁於天下

也國語周語云武王反及羸內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云憲法也管子

立政篇亦載布憲五鄉鄉師及所屬州長之事云正月之朔百吏

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彼布

憲即布法若大宰布治法之類此官布刑禁則憲為表縣其義不同

而循行表示通於天下與彼事亦異也云達于四海者明此官所布
通於九服也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者小司寇注同詳小宰疏云
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者據士師文小司寇注義同云
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者於舊本並作于案
注例當作於蜀石經下於字不誤今并據正此皆據大司寇職為說
今案司寇正月布刑即縣書象魏鄭以縣書別為正歲之專在布刑
之後兩月非也詳大司寇疏云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
之者以此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即大司寇職正月之

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之事也必以旌節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此宣布刑禁亦道路之事故所用節同云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者之於於字舊本亦誤于今據蜀石經正鄭以此云憲邦之刑禁當大司寇職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為正歲縣書之時又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即此憲刑禁之事故謂與司寇布刑同在正歲然大司寇縣刑象自在正月鄭以為在正歲者非也至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雖亦以正月之吉就道然其所宣布者遠及邦國都鄙達於四海必非一時所能徧達則其憲刑禁雖承正月之吉為文實當在正歲之後布憲憲刑禁斷不能與大司寇縣刑象同時明矣鄭說亦誤互詳大司寇疏知憲刑禁縣於門閭者據士師五禁書而縣於門閭明此布憲所縣亦在門閭也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者漢書谷永傳顏注云丁寧謂再三告示也鄭意大司寇布刑布憲則宣令司寇縣書象魏布憲亦縣書門閭所謂屢丁寧也云詰謹也者大司寇詰四方注同云使四方謹行之者布憲布之四方所以使四方謹行刑禁也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此文此所引與郭本不同詳職方氏疏四海謂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者也詩商頌殷武孔疏引鄭尚書注云堯制五服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若然周則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為四海與唐虞制微異以其九州大界不同故每面相較近五百里也凡邦之大

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疏凡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賈疏云謂征伐

大事當亦兼有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戒守征役之事互詳大司寇疏云則以刑禁號令者以合衆庶慮其干犯刑禁故此官號令使衆

徧知之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

告而誅之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

獄者距當獄者也遏訟者遏止欲訟者疏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

也玄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疏血而不以告者者凡斬殺

戮及傷人皆於法當誅者恐其有不達於官故司察而告之經不以

告通承上句而言此皆慮小民窮冤失職通其壅闕之事與大司寇

以肺石達窮民同意注云司猶察也者師氏注同司即今之伺字

謂候察而搏之云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者以司寇主刑禁殺

戮即司寇之屬明經云以告而誅之即告於司寇面罪之也云斬殺

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者此謂擅故殺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

殺人者死斬殺戮三者不同即掌戮所云斬殺刑戮注云斬以鈇鉞

殺以刀刃戮謂膊焚辜肆是也云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耳者此

謂故傷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傷人者刑不見血蓋不以傷人論不
抵刑也月令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淺者曰傷明創為
傷之深者鹽鐵論刑德篇云古者傷人有創者刑有創即見血也說
文从部斨字注亦云戰見血曰傷賈疏云恐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
人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為傷人若不見血不為傷人也若然踣跌
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不為傷人乎然今言見血乃為傷人者止為
蹉跌及刃物麗歷應見血之等不為餘事而言鄭司農云攘獄者距
當獄者也者管子君臣下篇云治斧鉞者不敢讓刑尹注云攘猶拒
也讓攘拒距字並通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在官司而先
鄭云距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案先鄭訓攘為距距亦猶卻也然
則二鄭訓本略同特先鄭說未明後鄭更申其義耳賈謂後鄭不從
先鄭似非云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者爾雅釋詁云遏止也賈疏云

有人見欺犯欲向官所訟之而遏止不使去也云玄謂攘猶卻也者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與卻義相成公羊僖四年何注亦云攘卻也云卻獄者言不受也者賈疏云謂人有罪過官有文書追攝不肯受者莊存與云此經皆理未不在官司者若云官文書追攝而不受則既在官矣案賈說甚誤莊氏糾之是也鄭上注說斬殺戮兼吏民言之則鄭謂攘獄遏訟亦通吏民而言可知卻獄不受者謂小吏及府史胥徒阻人之來獄者不受達其陳告之辭也漢書淮南王賜傳云故劫謁者衛慶死罪強榜服之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與此注卻獄事異而義實同蓋此經所云攘獄遏訟皆阻止獄訟之事以獄大訟小故獄言攘訟言遏實則攘與遏義略同也獄訟大小之異詳大司寇疏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

告而誅之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強得正也疏禁暴氏掌禁庶民之

例用古字當作疏疏亂暴力正即大司徒鄉八刑亂民之刑也云作言語而不

信者者即大司徒鄉八刑造言之刑大宰注云造作也云以告而誅

之者亦告之司寇而罪之也注云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

者亦刑所禁也者釋文云謾本或作慢案士師入成橋邦令注云稱

詐以有為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又曾子立事篇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國語周語云其刑矯誣韋注云以詐用法曰橋加誣無辜曰誣漢書宣帝紀顏注云謾誑言也慢謾字通賈疏云侵陵釋經亂暴力正者也稱詐釋經橋誣犯禁者也謾誕釋經作言語而不信者也謾

誕謂浮謾虛誕也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者謂本不正而挾勢力之強以自申得正者也今案正當讀為征言恃強力以相爭取管子君臣下篇云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漢書游俠傳云力政爭疆顏注云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周書度訓篇云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正征政聲類並同鄭未得其義漢書五行志注釋力政為以力相征討又引或說以力為政相攻伐並專據諸侯為說此

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聚眾庶者即布憲凡邦之大事合眾庶是也云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者與司厲司隸為官聯也司牧謂監察之禁殺戮注云司

猶察也方言云監牧察也史記酷吏傳云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司牧猶云牧司矣注云奚隸女奴男奴也者奚為女奴隸為男奴

也賈疏云按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是男女同坐為奴天官酒人聚人之等皆名女奴為奚五隸又是男奴故云奚隸

之使令或羣聚而出入也蜀石經作其聚出入者有所使謂共官長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

于四畿者謂脩治國中九經九緯之涂及環涂野涂以達於甸稍縣都與司險為官聯也注云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賈疏云巡行者國之道路使其地之人治之野廬氏直

巡行不通之處使人治之使無陷絕也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畿者大

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是也王城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猶

居中面各五百里其邊界為四畿

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者

書止者也并共飲食樹為蕃蔽疏與遺人司險為官聯也賈疏云此

經所云王為賓客在道須得供丞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野謂

百里外至畿注云比猶校也者大胥注同云宿息廬之屬賓客所

宿及書止者也者賈疏云宿謂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

直言宿者舉中言之故云廬之屬以苞之息賓客書止之處詒讓案

楚辭初放王注云夜止曰宿毛詩召南殷其雷傳云息止也遺人廬

有飲食宿有路室市有候館則廬惟可書止宿市以上有室館則可

夜止矣故此職以宿息關彼三者也云并共飲食樹為蕃蔽者以宿

息之處皆有井以供賓客之飲食有樹以為廬宿之蕃蔽蕃蔽謂為

蕃離屏蔽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千步而井周書大聚篇云闕關脩道

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彼雖非王國之制亦道路必有井

之證又國語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此野廬氏

掌達道路則樹中亦兼有表道之事不徒為廬舍之蕃蔽也若有賓

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則誅之疏守涂地之人道所出

廬宿旁民也相翔猶

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櫟之聚擊櫟以宿衛之也疏有相翔者

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寢盜賓客疏則誅之者

舊本並挽則字今據唐石經乾隆石經宋大字本岳本王氏訂義本

補注云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者掌固云掌脩城郭溝

池樹渠之固頌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注云眾庶民遽守固者也

明涂地旁民亦有受役於官更迭徵守之法此人即掌固之眾庶也

此賓客道涂所出廬宿市旁之居民平時既受守涂地之役賓客至

因令給事客舍供守衛之事也云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者相翔昌

翔並疊韻連語觀禮注釋箱為相翔待事之處相翔或作相羊亦作

相伴楚辭離騷聊逍遙以相羊王注云逍遙相羊皆遊也漢書外戚

傳顏注云相羊翺翺也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相佯猶徘徊也又馮衍傳注云相佯猶逍遙也此相翔亦謂徘徊觀望伺閒為盜竊者賈疏謂昌狂翺失之鄭司農云聚櫟之聚擊櫟以宿衛之也者賈疏云謂其地之人自聚擊櫟無行夜故使宿衛自擊宮正之等使行夜者擊櫟校比直宿者彼行夜者與此異也案依鄭賈說此聚櫟令守涂地之人民為之則即持更與官吏行夜擊櫟異詳宮正擊壺氏疏云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者凡昌翔凡觀伺於賓客之側者姦人欲為寇盜之事故誅之使不得近側也

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轆轤

次序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者阮元云說文車部云擊

之車輶相擊也从車从毳毳亦聲周禮曰舟輿擊互者按舟車

許引作舟輿為異擊當從周禮作擊許正引此經以證擊字也案阮

說是也擊擊聲類同戰國策齊策云主者循軼之途也轄擊摩車而

相過轄擊即所謂擊也丁晏云穀梁昭八年傳御擊者不得入范寧

集解擊柱也釋文擊劉兆云柱也本或作擊注云舟車擊互謂於

迫隘處也者賈疏云謂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更互相擊故

云擊互者案互當與脩閭氏注障互說文是部遊互義同謂舟車相

摩竹抵格賈釋為更互乃望文生訓非鄭惜也云車有轆轤抵閭者

阮元云釋文作環轆云本亦作轆同按轆當依陸本作環因注云車

有環轆故改從車旁也賈疏云案襄二十一年晉欒盈有罪適楚過

於周周西鄙掠之告於周使侯出諸轆轤是轆轤也孔廣森云轆轤

漢時屬河南尹緱氏縣薛綜曰轆轤坂十二曲坻閣即劍閣棧道也

蜀志建興十一年治斜谷邸閣坻與邸同故劉昌宗音坻都禮反邸

當作砥說文自部秦謂陵坂曰砥段玉裁云釋文坻字徐之爾反則

字作坻詒讓案左傳襄二十一年杜注云轆轤關在緱氏縣東南今

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境抵當從劉音為正徐邈本非云舟有砥柱之屬者賈疏云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

柱孔安國云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號之界是砥柱為水之隘道者也詒讓案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過

砥柱間鄴注云砥柱山名也亦謂之三門山在魏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鄭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

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闕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築出勢連襄

陵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案鄴所引鄭說蓋書禹貢注文據其所引則鄭不謂砥柱在魏界賈引偽孔傳為釋非鄭情也云其過

之者使以次序之者序舊本並誤敘今據蜀石經正凡注例用今字作序謂為其迫隘不能方軌維舟同時並過則野廬氏為依次序行

之令其先至者先過也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辟行人亦後至者不得爭越也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辟行人亦

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者賈疏云謂若諸侯之使則有山國用虎節之等若民自往來則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

上皆為之辟止行人使無侵犯者也注云辟辟行人者闡人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云亦使守涂地者與上為賓客聚櫜同亦使道

所出廬宿旁民為之辟行人也案此當亦兼辟舟車若禁野之橫行左成三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是也禁野之橫行

徑踰者皆為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者即士注云皆

為防姦也者橫行徑踰不由正路恐其為姦盜故禁以防之云橫行妄由田中者謂不由田上之五涂而躡壟晦以行者六韜戰車篇云

殷革橫敵賈疏云不要東西為橫南北為縱但是不依道塗妄由田中皆是橫也云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者祭義云是故道而不徑

注云徑步邪趨疾也楚辭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王注云徑邪道也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謂趨射邪道以求急速是謂之徑毛詩鄭風將仲子傳云踰越也凡有溝渠之處不由橋梁輒躡越而過是謂之踰管子八觀篇云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晏子爲東阿宰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此並禁徑踰之事惠士奇云徑謂之蹊釋名釋道曰蹊蹊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蹊於正道也簡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踰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踰實不踰不踰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案惠說是也釋名云射疾用之即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若今次金敘大

功疏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者典祀注云脩除芟埽之賈疏云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路

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詒讓案大事當兼有大賓客朝覲會同之事互詳大司寇疏注云比校治道者名者宰夫注云比校次

之名謂治道人役之姓名云若今次金敘大功者賈疏云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敘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爲次敘大功也阮

元云按疏云漢時有官名次金敘敘字恐衍蓋賈本作次金次功俗本云次敘大功今本轉寫互誤各衍一字耳賈云有官名次金亦未

可信此注宜定爲若今次敘大功與唐俗本同此注似當以阮校爲是孔繼

案蜀石經亦作次敘大功與唐俗本同此注似當以阮校爲是孔繼

汾校本同又疑當作次敘人功匠人注有程人功之語賈謂次掌凡

道禁禁謂若今絕蒙大疑注云禁謂若今絕蒙大中持兵杖之屬者

郭注云中主覆者故名幪也左哀二十五年傳衛大子與渾良夫二人蒙衣而乘史記備世家集解引服虔云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此大中疑即蒙覆之中然絕蒙之義未詳此與持兵杖皆疑於為姦盜故禁之邦之有大師則令掃

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

者備姦人內疏邦之有大師者舊本並挽有字今據唐石經校增大賊及反閱疏司馬注云大師王出征代也注云不時謂不夙則

莫者也者詩齊風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毛傳云夙早莫

晚也注即用彼文即司寤氏所云晨行宵行之類云不物謂衣服操

持非比常人也者司稽注義同云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閱者賈疏云內賊謂賊在內起反閱謂外賊密來規探閱候國家反彼論

說案反閱即環入之謀賊詳彼疏

蜡氏掌除骹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

禽獸之疏注引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者舊本挽上曰字今依蜀石

骨皆是疏經及宋大字本補漬釋文作殯云又作漬案曲禮本作漬

鄭注云漬謂相織汚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賈疏云彼謂四足之獸相漸漬而有疫死此骹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

音同仍取四足死者即有肉腐之骹也案後鄭不從先鄭讀為漬而又引曲禮此文以冠注首於義既無所取通校六篇之注亦無此例其為傳寫錯互無疑賈曲為之說非也云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漬者蜀石經漬作骹疑誤管子度地篇云春不收枯骨朽脊則

夏早至矣亦以脊為骹段玉裁云骹齒漬殯脊五字同在古音支佳部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禮記注引作大漬漢食貨志國亡捐瘠孟

康曰肉腐為瘠瘠即故書之脊也丁晏云史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齒後漢彭城靖王恭傳毀齒過禮即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為眦先鄭云眦讀為漬玉篇皮部殞病也獸死也義與齒同云謂死人骨也者此與曲禮義不合故後鄭不從引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者段玉裁依浦鏗校於齒下增一齒字云月令曰之上當有玄謂二字司農從故書作脊而易為漬鄭君從今書作眦而釋其義也齒同眦說文曰眦或從肉是也阮元云此引月令當本作掩骼埋眦禮記音義云齒亦作眦此疏引彼注云肉腐曰眦可證此作齒是淺人據今本月令所改當訂正案段阮校是也月令孔疏引此注亦重齒字竊疑上引曲禮文宜繫於此當云玄謂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下乃接引月令之文蓋後鄭欲破先鄭脊漬之讀故先引曲禮以證漬之不為人骨更引月令明人骨之為眦以證今書作眦之是也然月令疏引此注稱司農云則唐初本已如是矣齒亦當從阮校作眦序官注引月令亦作眦可證鄭彼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齒禮記釋文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露骨曰骼有肉曰齒亦同鄭義呂氏春秋孟春紀作掩骼露髀高注云髀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髀高讀同先鄭而義則與後鄭同晏子春秋諫下篇晏子曰朽而不斂謂之僂尸臭而不收謂之陳齒所謂肉腐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後鄭不從先鄭讀漬而謂眦關禽獸骨者明漬不得為死人骨而眦則得兼人及禽獸骨亦以見今書作眦之義尤完備也說文骨部云鳥獸殘骨曰眦眦可惡也

則專以眦為鳥獸骨與此注義微異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讀如吉圭惟饒之圭圭

絜也刑者黥剕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

不蠲者賈疏云大祭祀謂郊祭天地詒讓案州里亦即鄉師之州里
 據六鄉以內而言云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郊野通四郊
 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詳大司馬疏賈疏云大賓客謂諸侯來朝若
 據天地其神位在郊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
 大摠言也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饕之圭圭絜也者蜀石經如作若
 惟作爲宋大字本如亦作若案惟作爲與宮人及士虞禮注同似勝
 今本賈疏云毛詩云絜蠲爲饕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段玉裁
 改讀如爲讀爲云士虞禮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注圭絜
 也詩曰吉圭爲饕與此注爲惟有異而作圭則一蓋三家詩作圭圭
 訓絜蠲之本義訓馬蠲蟲不訓絜故易蠲爲圭蠲從益聲益聲與圭
 聲古音同在支佳部蠲之古音同圭詩天保周禮宮人蜡氏尚書多
 方釋文皆曰蠲音圭此古音也宮人注曰蠲猶絜也詩云吉蠲爲饕
 鄭注三禮時多不從毛詩此引吉蠲恐亦是三家詩有作蠲者耳孔
 賈在唐初韓詩尚存於兩吉圭皆未質言韓詩而宋董道詩故乃以
 吉圭係韓嬰章句殊不可信案段說是也圭絜匠人注義同白虎通
 義文質篇云珪之爲言潔也圭珪字同云刑者黥劓之屬者賈疏云
 之屬中含宮刑也云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者賈疏云經任人
 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圜云任之以事是也云凶
 服服衰經也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
 敬之至也注云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賈疏云凶服五服皆是云
 此所禁除者皆爲不欲見人所歲惡也者釋文云歲今本多作穢案
 蜀石經亦作穢說文草部云歲蕪也穢即歲之俗阮元云鄭用歲字
 考工記注云粵地塗泥多草歲又函人注無歲也皆可證詒讓案凡
 大祭祀大師賓客等事貴絜清人復繇萃此不蠲等皆人所歲惡故
 除禁之不使見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

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

時揭糞是也有地之官有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者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於經例用古字皆作于不當錯出埋即

藪之俗經例用古字當作狸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詳鼈入疏此恤

道殣之政也詩小雅小弁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毛傳云瑾路冢也

埋而置揭即為路冢矣云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者任器詳牛

人司隸疏官謂官府所治處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

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輩皆是若

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云其人其

家人也者謂死者之家人也鄭司農云揭欲令其識取之者漢書酷

吏傳尹賞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于內穴中死便輿出瘞寺門桓

東揭著其姓名顏注云揭杖也椽杖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此埋而

置揭亦謂以木為村書其日月椽於所埋之地欲其有所辨識待其

人來可取之也云今時揭糞是也者詳職金疏云有地之官有部界

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潛夫

論愛日篇云刑法之理鄉亭部吏足以斷決是漢時鄉亭小吏即為

有部界吏故

此以為況也

掌凡國之酖禁禁謂孟春掩骼埋

骼謂孟春掩疏注云禁謂孟春掩骼埋

亦當作酖詳前疏

雍氏掌溝瀆滄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

者秋令塞阱杜獲溝瀆滄池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

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

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柴誓曰敵乃獲敵乃

阱時秋也伯禽**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者於經劍當作

以出師征徐戎于下同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與遂人稻人為

官聯也國稼謂國農之種穀者地官敘官注云種穀曰稼賈疏云溝

瀆澮池或田闌通水或在田外所須本為利民而造其中有放溢奔

流為害者則禁之云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者春農事將興

故為阱獲溝瀆以去害而利民也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於是乎設

鄂以實廟庖韋注云謂立夏鳥獸已成設取獸之物彼為取獸則夏

設穿鄂較此微晚要在秋前與此杜塞之文不相妨也月令季春云

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

障塞又管子四時篇云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三政曰凍解修

溝瀆與此經合注云溝瀆澮田闌通水者也者溝澮皆田闌水道
管子地員篇云瀆田悉徒尹注云瀆田謂穿溝而溉田是瀆亦田闌
溝名說苑臣術篇云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曰以暴雨
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是溝瀆以通水所以備水災
也又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
曰瀆彼溝瀆澮為山闌水道又荀子解蔽篇云醉者越百步之溝以
為顛步之澮此溝大於澮並與遂人之五溝異云池謂陂障之水也
也者池以儲水與上三者為田闌通水別也國語周語韋注云積水
曰池月令仲春令毋漉陂池鄭彼注云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賈
疏云詩云彼澤之陂毛云澤障曰陂今云陂障之水道謂障澤為陂
之時於澤通水入陂之道曰池云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者經
上云溝瀆澮池之禁是禦水潦下云為阱獲是禦禽獸故知害於國
稼兼含水潦禽獸二者言之云阱穿地為斯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

則陷焉者漸舊本誤漸宋注疏本同今據宋附釋音本汪道昆本明
注疏本正釋文云漸本又作塹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亦並作塹案漸
與塹之變體掌固注字亦作塹說文井部云阱陷也重文井部或从
穴又土部云塹阱也廣雅釋言云井坑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井
謂穿地爲壘以張禽獸者也云世謂之阱阱者以其可陷禽獸故謂
之阱阱中庸云驅而納諸罟獲阱之中是也云獲柞鄂也堅地阱
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者書費誓孔疏引王肅云獲所以捕禽獸機檻
之屬國語魯語鳥獸成設井鄂韋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賈疏云
阱則深爲不須別設柞鄂獲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柞鄂者或
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
謂之柞鄂也惠士奇云淮南子倣真訓曰走獸躋脚蓋設柞鄂以擠
其脚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趙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
決蹠而去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文李注引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
爲柞鄂云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者春爲阱獲所
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
誤入其中或遭陷害故杜塞之也引書柴誓曰敷乃獲斂乃阱者今
書作費誓說文米部云柴惡米也周書有柴誓史記魯世家集解索
隱引書亦並作柴段玉裁阮元並謂自唐以前皆作柴誓至衛包乃
妄改爲費誓是也又敷今書作杜尚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敷阱今書
作井說文支部云敷閉也讀若杜斂塞也案數杜字通費誓孔疏引
鄭書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井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義即本此
經也鄭以彼敷獲斂阱即此塞阱杜獲故引以證義云時秋也伯禽
以出師征徐戎者釋文云徐劉本作郟案郟正字徐借字說文邑部
云郟郟下邑地魯東有郟城是也書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
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書又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其事也時秋也蜀
石經作時非秋也亦通賈疏云彼不見時節但此說在秋明彼亦秋

故得有敷獲斂阱之事也吳廷華云費誓無春秋之文其杜撰塞穿蓋為傷牛馬而設鄭賈傳會為伯禽以秋出師謬矣案吳說是也竊

疑此注當如蜀石經作時非秋或鄭意榮誓殿獲斂阱非當斂斂之時為出師特發此令故注附及之與禁山之為苑澤

之沈者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圃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疏禁山之為

苑澤之沈者者沈湛之段字詳大宗伯疏此申山澤之禁令與山虞澤虞為官聯也注云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者蓋蜀

石經及宋本並作鼈案鼈正字鼈俗字玉篇龜部云鼈或作鼈此謂山為禽獸自然之居澤為魚鼈自然之居就彼而害之所殺尤多故

特禁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圃於山也者說文草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垣曰苑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圃山

之燕者也蓋唯君得因山為苑圃其民間或就山林多禽獸處為藩垣遮格取之若苑圃然者此官則禁之也云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

蟲之屬者荀子王制篇云鼃鼃魚鼈鱓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楊注云毒藥毒魚之藥案爾雅釋木有荒

魚毒神農本草經草部云荒華可用毒魚此澤之沈即荒華之類也賈疏云謂別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不謂鳩故不作鳩作沈

也案據賈說則唐時別本沈字蓋有作鳩者論難通故賈序之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疏注云水禁謂水中害人及入水捕魚鼈不時之處者謂禁人冰涉荀

子大略篇云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亦水禁之一端賈疏云或有深泉洪波沙蟲水弩云及入水捕魚鼈不時者此與獻人鼈人川衡澤

虞為官聯也賈疏云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合取魚夏取則不時皆禁之也案取魚鼈之時詳獻人鼈人疏又月令仲春云毋竭川

澤毋漉陂池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罟又云魚禁鯁鮪所謂取魚鼈之禁荀子王制篇云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幾酒苛察沽買過疏幾酒者賈疏云酒亦水之類百姓有餘用也

者釋文云買一本作賣幾訓苛察詳司關疏此謂民自買酒於市也說文酉部云酤一曰買酒也沽即酤之段字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

義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

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案酒正酒人無官酤之文明承平世酒酤亦在民魯匡妄說不足據然雖民閒沽買但過多則飲之將不節故亦

察而詰之云及非時者者賈疏云時謂若酒誥惟祀茲謹酒使民節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謹酒用酒也

書酒誥曰有政疏謹酒者說文言部云謹慎也謂戒救民使謹慎於有事無夷酒飲酒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晏子曰古之飲酒者足

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三獻過之者誅此即謹酒之事注云使民節用酒也者

謂用酒有節度飲不及亂也引書酒誥者證謹酒之事今書政作正夷作彝與鄭本異宋附釋音本巾箱本注疏本夷亦作彝與今書同

阮元云韓非引書亦作夷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夷常也不得常飲明如上文合飲時乃飲也案賈釋蓋本鄭書注義禁

川游者至沈溺也疏禁川游者說文水部云汙汙行水上也重文汙汙或从囚聲案游即汙之借字大戴禮記曾

子大孝篇云舟而不游注云備波洋卒至沈溺也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洋洋大水貌也管子樞言篇云善游者死於梁池故禁之

也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早**疏**掌夜時者司夜告時與挈壺氏為若今甲乙至戌官聯也注云夜時謂夜晚早者

左傳昭五年杜注以日中食時平日雞鳴夜半人定黃昏日入晡時日昃日出隅中為十二時其雞鳴至日入五時即夜時也云若今甲

乙至戌者蜀石經及舊刻本戌並誤戌今據玉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引宋蜀本正賈疏謂甲乙則早時戌刻則晚時所據亦誤本也

王應麟云疏以戌為戌誤甲乙至戌謂夜有五更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

乙夜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守火帥內戶外數五止宮中衛宮城門擊

刁斗傳五夜百官各徹直符行衛士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夜士周廬擊木柝嗆呼備火案王說是也

夜徹候者如**疏**以星分夜者謂察中星以定夜之早晚也藝文類聚今都候之屬天部引尸子云使星司夜賈疏引書傳云春昏張中

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種黍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昴中可以收斂蓋藏此並約舉四時昏中之星言之實則五夜各有中星可為早

晚之候又隨每月節氣遞移亦不能定以四時也注云夜士主行夜徹候者者謂國中巡行夜守之士若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

先鄭注云櫟謂行夜擊櫟是也徹候詳宮伯疏云如今都候之屬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云主劔戟士徹循

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劉注引干注與鄭同依鄭義則此夜士亦有官秩若宮伯掌固士庶子之屬故唯主行夜與持更者異也禦農

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星虛春秋傳曰**疏**禦農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者賈疏云謂在道路

夜中星隕如雨中禮志云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

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

汜埽反道鄉爲田燭禁夜遊者禁其無故遊者注云備其遭寇害

及謀非公事者晨夜之時或有姦人爲寇害恐行者遭之又防有姦

謀害公家事以晨夜潛行故並備而禁禦之云禦亦禁也謂遏止之

無刑法也者爾雅釋言云禦禁也爾雅釋詁云禦止也是禦訓禁亦

訓止但禦禁文有輕重禦但遏止之不令行而已不治以法禁則有

刑法也云晨先明也者爾雅釋詁云晨早也說文晶部云晨房星爲

民田時者重文晨農或省晨部云晨早味爽也經典通借晨爲晨淮

南子天文訓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

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日明高注云朏明將明也日

明平曰左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曰而戰僖五年孔疏云

晨謂夜將日雞鳴時也據此則晨先於日是將明未明之時賈疏引

三光考靈耀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蓋夜漏盡則爲日不

盡三刻則爲晨故淮南書晨明在日明前所謂先明也釋名釋天云

晨伸也日而日光復伸見也蓋晨與日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云宵定

昏也者說文山部云宵夜也又日部云昏日冥也士昏禮目錄云日

入三商爲昏二商卽考靈耀所云三刻淮南子天文訓云至於虞淵

是爲黃昏至於蒙谷是爲定昏案鄭卽本淮南書說詩鄭風定之方

中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定正也宵在黃昏之後日入三刻正昏之

時故謂之定昏引書曰宵中星虛者書堯典文僞孔傳亦云宵夜也

鄭引之者證此宵爲定昏與尚書義同引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

者左莊七年經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無夜中

字此蓋據穀梁傳也彼經作昔恆星不見與下夜中字異傳云日入

至於星出謂之昔鄭引之明此禁夜遊文在宵行之後宵已爲夜則

夜謂夜半時猶穀梁傳以夜中別於昔時也其公

羊經傳上夜字不作昔而隕字別作實非鄭所據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齋

明燭共明水夫遂陽遂也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燭以照鑿陳明水以爲玄

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燗謂以明水滌滌燗盛黍稷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

誤注云夫遂陽遂也者即內則之金燧攻金之工以金錫半鑄之

者也說文金部云鏃陽鏃也淮南子天文訓云陽燧見日則燃而爲

火高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

艾承之則燃得火也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又引許慎注云鏃五石之

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論衡率性篇云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

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古今注

云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案遂考

工記攻金之工經注及華氏注並作遂臯氏注又作遂內則亦作遂

鏃正字遂遂並段借字錄即鏃之省遂則變之俗遂爲燧火與陽鏃

義別也陽遂形制注無其說崔云形如鏡近是御覽服用部引魏名臣奏高堂隆說亦同古陽遂蓋用窰鏡故臯氏注云遂在鼓中窰而生光有似夫遂高氏云金杯無緣即窰鏡之形非真用杯也依光理窰鏡回光則光綫聚於弧心故可以取火於日矣云鑿鏡屬者考工記鑿燧注云鑿亦鏡也廣雅釋器云鑿謂之鏡御覽引高堂隆云陽遂取火於日陰遂取水於月並銅作鏡名曰陰陽之鏡與鄭說同說文金部云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案許書前一義即凌人之冰鑑後一義即此及考工記之鑿鑿鑑之變體郊特牲注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賈大司寇疏及士昏禮疏引此經亦並云陰鑿疑皆以義增之非鄭賈經本多一字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此亦以漢時方言爲說淮南子天文訓云方諸見月則

津而爲水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華嚴經音義又引許注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巧向月則得水也又御覽天部引許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是許君淮南注有二說其後說與高誘略同蓋以方諸爲別一物鑑則受水銅盤也又御覽地部引淮南萬畢術云方諸取水注云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作治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卽來此與許前說同鄭君之意則以方諸爲鑑卽鏡與萬畢術及許高諸說並異舊唐書禮儀志載李敬貞議亦從高誘說以方諸爲大蛤云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注云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用大蛤也又稱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依敬貞說大蛤取水得之目驗然與考工記鑿燧同齊文在又與陰鑿名義不相應恐非古制今考水爲流質旣非光氣所生又月繞地映日成景原其光體亦非積水承月得水於理難通但明水配齊古祭祀所通用必非虛妄竊意取明水止是用鑿承露溼潤烝騰遇冷成露月夜澄朗更無風雲露下尤多因謂取水於月以配明火大蛤得水亦同茲理斯由古人測天未精沿習弗察固不得以此庶鄭之誤解矣又案依許淮南注說則方諸爲圓鏡而抱朴子云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此與唐司宰方鏡制同亦不知古制然否云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繫氣也者釋明水火之義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繫著此水也此注與彼義異而訓明爲繫則同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賈疏云謂祭日之日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

照之云明水以爲玄酒者明經於共明齋之外別云共明水也賈疏云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

而云明水以爲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室亦謂明水爲玄酒也鄭司農云夫發聲也者淮南子覽冥訓云

夫燧取火於日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少儀加夫禱與劍焉注云夫禱劍衣也夫發聲此陽遂謂之夫遂亦是發聲與劍衣謂之夫禱同

云明案謂以明水滌滌案盛黍稷者明案舊本並誤作明齋今依蜀石經正釋文出經明齋云注作案則注本不與經同蜀石經與陸本

正合今本注亦作明齋後人依經改也此蓋亦讀齋爲案甸師注云齋盛祭祀所用穀也凡經齋盛字鄭並讀爲案詳甸師小宗伯疏詩

小雅甫田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云器實曰齊鄭箋云絜齊豐盛彼釋文云齊本又作齋案詩齊明即此明齋倒文以協

韻又士虞禮祝辭亦有明齊注云今文曰明案王引之謂即此經之明齋其說甚塙齋齊案字並通也滌者內則注云秦人澆曰滌說文

水部云澆浸洪也凡祭祀以明水滌滌案盛而後炊饘之所以示絜左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絜案豐盛明齋即絜案也賈疏云滌謂

滌滌滌謂蕩滌俱謂釋米者也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黃鄭司農云黃

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者與闈入宮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

疏正宮人爲官聯也闈人云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此大事即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之事

墳燭亦即門燎此官共與闈人設之其庭燎在廟寢之中蓋共與宮正宮人等設之宮正云凡邦之事躡宮中廟中則執燭宮人云凡寢

中之事執燭彼掌宮廟執燭當并掌設燎矣此墳燭庭燎並樹地之大燭其人執之小燭當亦此官共之經文不具耳注云故書墳爲

黃者墳黃聲類同鄭司農云黃燭麻燭也者先鄭從故書爲說籩人

先鄭注云麻曰蕡故以蕡燭爲麻燭段玉裁云司農謂蕡卽麻牘字故云麻燭也麻燭蓋攢麻廢爲之程瑤田云後鄭不從麻燭之說然淮南子說林訓蠶燭指膏燭澤是麻燭之說蓋有所受今世猶以麻蒸爲夜行燭也案程說是也後鄭以墳燭與大燭義尤合故不從先鄭賈此疏及燕禮疏並謂古無麻燭而用荆樵則非易林蠱之蹇云執蕡然儀爲風所吹卽蕡燭也云云謂墳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後鄭依今書故不從先鄭說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爲大燭於門外大射儀文同注云燭樵也賈疏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非人所執也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使人執彼注云庭大燭爲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爲位廣又樹之於地也詔讓案經云墳燭鄭知非人執之者以此墳燭樹於門外卽闈人之門燎彼注云燎地燭也彼此互證知亦樹地之大燭矣燎燭通稱互詳闈人疏云於門內曰庭燎者此冢上文亦樹之於庭士喪禮云宵爲燎于中庭中庭卽門內也金鶚云庭者堂下之地聘禮燕禮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庭與朝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但爲平地故其文从土賈疏云於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庭燎與大燭亦一也其所以照衆爲明是以詩庭燎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謂宣王時諸侯來朝之事按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臘燭百者或以百般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樵爲之少儀云執燭抱燭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案賈說是也通言之庭燎亦爲大燭故燕禮凡庭階執與不執並曰大燭詩小雅庭燎毛傳云庭燎大燭也鄭箋云於庭設大燭國語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

命館諸宗廟設庭燎章注與詩箋義同是庭燎與大燭異名同物依
士喪禮注云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則燭燎本以樹地與手執異稱
此墳燭庭燎同為在地之燎經以門庭異地變文見義耳賈說庭燎
之制不知與古合否刻特牲孔疏引皇侃說庭燎云作百炬列於庭
也或曰百炬共一束也即賈所本今案當以百炬分列為正門燎之
數當減於庭或無百炬也云皆所以照眾為明者以廟寢門內外
廣人眾故於地樹燭燎以照之
若堂室則以人執燭不樹也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
將出火

也火禁謂用火
謂城郭中火禁亦士師國禁之一端廛里繇密徹
之處及備風燥

火特重故脩其法令而以木鐸徇戒之凡文事奮木鐸以警眾詳小
宰疏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者季春出火司權文宮正春秋以木

鐸脩火禁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案彼掌王宮火
禁尤嚴謹故一歲兩脩此官掌國中火禁則唯中春火星出時一脩

其事略同也云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者用火之處若陶冶之
屬備風燥謂因天時以戒備備火災也墨子號令篇云官府城下吏

卒民家前後相傳保火火發自燔
燔曼延燔人斷即備火之禁令也
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竊

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也三夫為屋
一家田為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屋讀為其刑剭之剭剭誅謂

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竊若今揭
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竈則罪人夜葬與
軍壘所居尤以備火為重墨子號令篇云諸竈必為屏火突高出屋

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
得之除是其類也注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

為葬之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屋為夫三為屋者謂夷三族解之後鄭

不從者夷三族乃是戰國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既亂世
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云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
知三家也者釋屋誅爲夷三族之意先鄭以此屋與小司徒攷夫屋
義同三夫爲屋據司馬法文一家田爲一夫者一夫受田百畝九夫
爲井卽九家所治之田三族與三家相類故曰屋誅也夫屋詳小司
徒疏云玄謂屋讀爲其刑劇之劇者破先鄭夷三族之義讀爲今本
並誤作讀如今依蜀石經校正此易其字非擬其音也賈疏云易鼎
卦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劇鄭義以爲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
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與此同案賈臨人疏引鄭易注義尤詳
段玉裁云周易王弼本作其形渥形刑古通用釋文曰渥鄭作劇音
屋賈云鄭義以爲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劇鄭所傳費氏
易實作劇故此注周禮易屋爲劇釋劇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
說文易用孟氏故不收劇字今本讀爲作讀如誤惠士奇云班固述
哀紀曰底劇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詒讓
案呂祖謙古易音訓引晁氏云九家京虞作劇重刑也京謂刑在頤
爲劇案九家京虞易字並與鄭同而義則異云劇誅謂所殺不於市
而以適甸師氏者也者賈疏云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之同
族及有爵者也案詳掌囚疏云明竈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者謂
創木爲杙明書其所犯之罪狀與所讞之刑法著罪人之頭也揭詳
職金疏賈疏云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
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僮
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梟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
明刑者書可知孔廣森云明竈者殺人瘞其尸而揭著之漢書尹賞
殺少年惡子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師古云揭杙也何並斷王林
卿奴頭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
鼓此卽揭頭明書其罪法者惠士奇亦引漢書以證注說云旣葬而

揭著臯名立於其地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揭者表識之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揭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失之案惠孔說是也鄭舉漢法揭頭以相比況實則此經主謂揭窆非揭頭也凡屋誅既刑於隱則無肆尸之事賈說誤云司烜掌明窆則罪人夜葬與者小宗伯注杜子春云窆皆謂葬穿擴也鄭以經云明窆則是葬時所揭明使此官為之兼以燎燭為明也賈疏云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會釗云荀子禮論篇曰刑餘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殮古之法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

子男則二人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孔子曰疏掌執

趨辟者鞭所以威人衆有不辟者則以鞭毆之穀梁成五年傳晉伯

尊馮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是也鞭詳司市疏云王出入則八

人夾道者夾王車為衛與旅賁氏為官聯荀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

路庶士介而夾道是也賈疏云按序言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案沈彤謂敘

官六字並當為八則夾道八人皆下士也其說較賈為長詳敘官疏

無有干犯也朝士掌外朝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彼官辟於朝此

官辟於道其事正同云若今卒辟車之為也者蜀石經今下有時字

宋大字本同惠棟云續漢書輿服志云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百璫

駑十二人辟車四人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

士之賤也者論語述而篇文集解引鄭注云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

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引證執鞭為士之賤役此經執鞭者如胥為市民朝士為中士此官是下士皆賤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

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前謂所誓眾之

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轅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

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者於經例當作于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疏唐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贊大司徒大司馬諸官之誓眾亦與彼為官聯也云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者賈疏云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

通右與馭及王四乘也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案此僕馭之別鄭注無釋注雖引甘誓誓左右馭之文以證軍旅之誓而彼左為乘車之人與僕實不相涉賈則據大僕職釋為大僕然彼職贊鼓注意謂大僕與王同車說殊不據而彼職別有

王出入則自右馭而前驅之文又不與王同車賈說殆未足據竊謂此僕即謂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校人臧僕注云僕馭五路之僕是也馭則謂馭夫馭貳車使車從車之等者也僕右主王所乘五路而言故唯誓以殺馭則通諸臣以下車言之故更誓以車轅以警之

也月令季秋天子教田獵云命僕及七驥咸駕彼注云僕戎僕及馭夫也彼僕兼有馭夫者僕馭對文別散文則通也大馭說犯轅之禮云及祭酌僕賈彼疏以僕為大馭其說甚據而此疏乃以僕為大僕而以馭為五馭失之僕亦謂之僕夫詳校人疏云誓大夫曰敢不關

周禮正義 七十 十四 中華書局聚

鞭五百者書舜典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扑
 是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
 之刑也案此誓大夫曰鞭則有撻笞之刑班說不足據鄭說刑不上
 大夫謂適甸師氏詳掌囚疏云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者王
 引之云此經不可解者有三上文曰僕右曰馭曰大夫曰師皆邦之
 官職也而不言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刑之有
 殺有墨恆視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罪必當殺小史所犯之
 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於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所
 誓者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案二史字皆當為事古文事字之誤
 也說文事從史止省聲夔古文事徐鍇曰此則中字不省也古文之
 雙脫去上辛則為史矣訝士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是邦
 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為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
 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
 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為文小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
 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此即大事殺小
 事墨之證案王說是也此經誓僕右馭大夫師皆官別為誓大事小
 事則總上下有事之人通誓之自經文譌誤說者遂不得其解矣
 注云前謂所誓眾之行前也者聽誓之時眾皆分列為行誓者欲令
 眾徧聞之故趨於行前也云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
 者賈疏云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
 氏則為之大言使眾聞知故云且命之云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
 也者賈疏云若且命以上軍旅祭祀同有此事僕右四乘據軍旅時
 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關亦據祭祀須關君是以鄭
 引甘誓證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也詒讓案出軍之誓若大司馬大

閱之誓是也祭祀之誓若大宰祀五帝大神示享先王百官皆有誓戒明堂位說魯禘之誓云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此殺轅等即所謂大刑也大司馬之誓曰不用命者斬之蓋通誓軍衆之辭即此誓大事曰殺是也此誓有車轅及鞭者官別誓之故視職掌之輕重爲誓也依王說大史小史史爲事之譌文則不專屬祭祀賈依注爲釋非經義云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者甘誓夏后啓與有扈戰於甘誓師之辭彼文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汝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左車左右車右是左右及馭通誓故云備矣云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郊特牲上文有卜郊之文故以證祭祀之誓詳大司寇疏云車轅謂車裂也者說文車部云轅車裂人也釋名釋喪制云車裂曰轅轅散也肢體分散也惠士奇云轅車裂一作軫軫史記龜策傳曰頭懸車軫四馬曳行驪冠子王鈇篇曰害百姓者軫以徇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轅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轅夏徵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轅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辜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轅之不獨弑君之賊矣云師樂師也者賈疏云師是樂師大師警人之長也詒讓案此師疑亦兼衆樂官言之左襄十四年傳衛獻公鞭師曹三百師曹即衛樂人也云大史小史主禮事者者鄭不知大史小史史爲事之譌文故以春官大史小史二職爲釋蜀石經作主書記禮事者疑非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者史記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索隱云關通也此不關亦謂不通告於君也云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者賈疏云欲見受命出征柙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除此以外其無不復請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猶當復請于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宜蹕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詒讓案此誓大夫誓師皆謂常事當關而有不關者也故罪止於鞭若非常大事如漢律所謂矯詔害者則當在士師入成橋邦令之條豈徒鞭挾而已哉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城中也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為脩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巨當為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櫟

謂行夜 **疏** 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者賈疏云互謂行馬所以為遮障宿擊櫟者所守衛櫟者謂宿復擊櫟持更也莊存與云野廬氏主

野脩閭氏主國中 注云國中城中也者司士注同謂王城方九里之中也亦當兼郭門以內言之詳大宰疏云粥養也者大戴禮記夏

小正傳文莊子德充符篇云天鬻者天食也此國粥與莊子天鬻義略同云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者賈疏云謂國家粥養未入正卒且為

羨卒者案賈說未析注云游養謂閑游無常職而養於國者蜀石經作鬻養疑依疏改不足據鄭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

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經云比其追胥故以國粥為羨卒也但羨卒不得盡養於國審繹鄭意蓋謂簡擇丁壯以備守徼給以稍

食故謂之國粥以其在六軍之外故謂之羨卒非六鄉七萬五千家

賊彼隸民亦國所養搏盜賊即追胥之事疑亦此國所咳矣云追逐寇也者小司徒注同云胥讀為脩者士師注云胥讀為宿脩之脩

謂司搏盜賊也云故書互為巨者司會注同又掌舍杜桓注云故書桓為桓此互為巨與彼桓為桓正相類古文苑楊雄城門校尉箴云

國有城溝家有柝柝柝柝蓋即此經之巨櫟疑此互櫟故書別本或亦作柝櫟矣楊云家有柝柝則亦以柝為備禦非常之械疑即量人

之門渠掌固之樹渠柝渠聲類同亦即墨子備梯篇之柝謂伐木為藩落也此西漢經師古讀古義與二鄭不同也鄭司農云宿謂宿衛

也者宮正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先鄭注云令宿宿衛王宮此比宿互櫟亦與

彼同但彼謂宮中直宿之人此謂國中諸官府門閭宿衛之人與彼小異云巨當為互者司會杜注亦讀巨為互義同詳彼疏云謂行馬

所以障互禁止入也者互為行馬即掌舍之杜桓也說文官部云障隔也惠士奇云謂之互者說文定部拋拋互不得行也木如疾藜上

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云櫟謂行夜禁徑踰者擊櫟者即司寤氏所謂夜士也櫟詳宮正及挈壺氏疏

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為其惑眾禁徑踰者者兼掌國

為官聯也詳彼疏云與以兵革趨行者者此通人與車馬言之韓非子愛臣篇云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即

禁車以兵革趨行之事云與馳騁於國中者者於經例當作于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禁車馬之行不如法也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

騁直馳也注云皆為其惑眾者三者形跡詭異使眾駭惑故禁之也曲禮云入國不馳注云愛人也馳善驅人也此禁馳騁於國中當

亦兼彼注義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

周禮正義

正義 七十 十六 中華書局聚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者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禍災閭互謂國中閭里之門亦各有障互有禍災則須置守也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若然大故則鄉大夫令守小故則此官令守二官為官聯與賈疏云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喪皆是恐有姦非則命各遣守閭里巷門云唯執節者不幾者賈疏云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訶也注云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者謂令其當閭之吏也此官掌國中城郭廛里蓋亦以五家為聯但置設官吏依鄉法或依遂法經無明文故鄭兼舉閭胥里宰以咳之賈疏謂此官兼主六鄉六遂殆誤會鄭指矣

冥氏掌設弧張弧張置學之屬疏注云弧張置學之屬者爾雅釋器覆車也郭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弓以捕鳥詩王風釋文引韓詩云張羅於車上曰置案此注張上疑衍弧字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網羅之屬並為機軸張施之故即謂之張楚辭九章設張辟王注亦以張謂尉羅是也轉人注云弧木弓也則是機弩之類弧與網羅不必並設一處此設弧張與下為阱擣文相對弧張阱擣各為二物注并釋之似微誤賈疏謂張弓以取猛獸似亦誤合為一物也云

所以局絹禽獸者莊子胠篋釋文引崔譔云局關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絹猥蹠李注云絹繫也與買通惠士奇云寔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下來則拘其脚絹當作纒省為絹其音同也西京賦所謂置羅之所絹結者即此莊子外物曰蹄者所以在免釋文

兔買也又云免孫係其脚故曰蹄案惠說是也說文网部云纒网也一曰結也糸部云縮絹也文選上林賦縞要裏李注引聲類云縞係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買罔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買罔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買罔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買罔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買罔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買罔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縮繫之也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

靈鼓六面鼓毆之使驚趨阱獲疏為阱獲以攻

人服不氏為官聯也阱獲詳雍氏疏云以靈鼓毆之者毆依宋蜀大

字本附釋音本明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毆即古文驅字也唐蜀石經

皆作毆嘉靖本作毆並誤詳射鳥氏疏注云靈鼓六面鼓者詳鼓

人疏云毆之使驚趨阱獲者謂為阱獲於獸來往之處乃以靈鼓毆

令驚駭趨陷其中也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頭下須備謂搔也疏若得

則獻其皮革齒須備者謂獻之司裘掌皮玉府諸官以備國用也賈

疏云若得猛獸之時猛獸之肉不堪人啜故當獻其皮革須備也皮

謂若虎豹熊羆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齒即牙也虎豹有須備

獻之以擬器物之用也注鄭司農云須直謂頭下須者釋名釋形

體云頭下曰須說文須部云須面毛也云備謂搔也者搔與爪通士

虞禮記沐浴櫛搔剪注云搔當為爪今文或為蚤揃惠士奇云備所

以備也爪牙所以衛其體鄭鍔讀備如字云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
須也皆備獻焉姜兆錫說同俞樾亦云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
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案依鄭俞
說則備當為葡之段字說文用部云葡具也於義亦通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以嘉草攻之

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

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疏以攻說禴

之謂燠之鄭司農云禴除也玄謂此禴讀如潰雍之潰疏之以嘉草

攻之者嘉草上唐石經及舊本並無以字惟蜀石經有以翦氏文例
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草釋文作州云本亦作草案州正字草借字
然此經州木字多作草則今本非誤賈疏云攻說禴之據去其神也
嘉草攻之據去其身者也注云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者蜀石經

病上有能字宋蜀大字本同說文蟲部云蠱腹中蟲也一切經音義
 引聲類云蠱蟲物病害人也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云凡蠱毒有數種
 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蠱蛇之類以器皿承貯任其自
 相噉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即謂之為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為人患
 禍又有飛蠱去來無由漸狀如鬼氣者得之卒重凡中蠱病多趨於
 死以其毒害勢甚故云蠱毒案據此經注則秦漢以前已有造蠱害
 人者故設官除之也引賊律曰取蠱人及教令者棄市者唐律疏議
 云魏文侯時李悝首制法經有盜法賊法自秦漢逮至後魏皆名賊
 律盜律此即漢律賊律篇文蠱人謂身以毒蠱毒人當攻治也云攻說
 毒蠱令以害人二者同罪鄭引此者證毒蠱害人當攻治也云攻說
 祈名者據大祝六祈五曰攻六曰說也蓋亦鳴鼓攻之復以辭責其
 神故兼有二名詳彼疏云祈其神求去之也者以毒蠱亦有神憑之
 故以攻說聲其罪除去之云嘉草藥物其狀未聞者漢時治蠱不用
 嘉草故鄭未聞神農本草經云白蘘荷主中蠱干寶搜神記云今世
 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證類本草引宗懷荆楚歲
 時記亦以嘉草為蘘荷惠士奇江永並從其說案嘉荷聲類相近詩
 陳風澤陂有蒲與荷孔疏謂樊光注爾雅引詩作茄漢書揚雄傳顏
 注引張揖古今字詁云荷亦茄字是其例也干說不為無徵至證類
 本草引陳藏器說謂茜亦為嘉草則臆說不足據云攻之謂燻之者
 廣韻二十文云熏燻同案燻俗字蜀石經作熏近是翦氏經注亦並
 作熏宋以來版本並從釋文作燻今姑仍之鄭以翦氏除蠱物以莽
 草熏之故知此攻亦即熏謂焚而取其煙以熏之也鄭司農云禴除
 也者神任杜注同先鄭言此者以別於六祈之禴也知攻說是祈而
 禴獨非者翦氏除蠱物云以攻禴攻之此文例與彼同彼攻非即攻
 禴之攻則知此禴非即禴禴之禴矣云玄謂此禴讀如
 潰癰之潰者明音亦與六祈之禴異也神任注亦同 凡毆蠱則令

之比之使爲之又凡疏凡歐者歐依宋蜀大字本及明汪道昆本正疏

者令依攻歐之法爲之又校次其人衆使窮索也疏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能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

乃可得之疏掌攻蟄獸者與獸人爲官聯也注云蟄獸能羆之屬冬藏

則穴若蟄而案小正而當爲余熊羆豹貉皆所謂蟄獸也云將攻之

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者爲其蟄穴不可

亦兼有熏歐之事注唯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疏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者與質入麀人賈師義同獻亦獻於膳夫司裘

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挾之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

疏掌攻猛鳥者與射鳥氏羅氏爲官聯也云各以其物爲媒而挾之

健犬也引申之健鷲之鳥亦稱猛鳥以其性健鷲善搏擊故攻之云

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挾其脚者謂卽以所食之鳥物爲

能招引野雉彼以同類鳥爲媒與此猛鳥之媒異而義同說文手部

周禮正義 卷之七十一 六一中華書局聚

釋器郭注所謂施胷以時獻其羽翮疏以時獻其羽翮者入於羽

以捕鳥也詳冥氏疏疏人共車飾及旌旗之用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疏林人所養者

氏與雍氏治地皆擬後年乃種田但下有雍氏除草此柞氏攻木兼

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故云草也林麓謂麓上有林者也

注云林人所養者者地官敘官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此林亦兼竹

木言之別於上草木為自生之木非人所養也賈疏云若林衡所掌

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攻治以擬種殖故知此林麓人所養

治者也漆林之征亦此類也云山足曰麓者地官敘官注同

夏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疏刊剝互言耳皆謂斫

去次地之皮生山南

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者賈疏云謂

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五月夏至之日為之也謂先刊削以去

其皮乃燒之云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者賈疏云謂十一月冬至

夏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

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

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

其皮乃燒之云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者賈疏云謂十一月冬至

之日為之亦謂剝去其皮乃水此文與下文相兼乃足也必以夏刊

陽木冬剝陰木者夏至之日則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陰木

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

欲死之故夏陽木冬陰木案夏日至冬日至亦謂二至之月賈謂正

在二至之日非也詳大司樂疏注云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

之皮者說文刀部云刊剝也剝裂也又斤部云斫擊也謂擊去木近

根處之皮書禹貢隨山刊木為孔傳云刊槎其木賈疏云刊謂削之

亦剝之氣謂剝去其皮亦削之故云互也云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

為陰木者山虞注義同云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者謂以水火絕

其萌枿之端毛詩周南汝墳

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日肄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化猶生

也謂時

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注云化猶生也者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物生謂之化云謂時以

種穀也者謂伐去其木即於其地以時種穀蜀石經時作將亦通伐草木為田以種穀所謂蓄也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蓄詩小雅采芑

孔疏引孫炎云蓄始災殺其草木也然諦審此與薙氏兩經化字似當與草人士方氏土化義同謂變化所攻草木以糞土使肥四官亦

相與為官聯也鄭訓為生疑未得其義云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者變亦化也變其水火猶言以水火變

漬之前冬日至剝陰木以水之者至後春以火燒之如此則地和美之下薙氏文可證賈疏云前文云夏日至刊陽木火之者至秋以水

也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有時者賈疏云凡國家有

政令者除木有時注云除木有時者賈疏云凡國家有

如上下冬夏者也有時欲攻木者皆來取柞氏政令所以取

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

耜之故書萌作薹杜子春云薹當為萌謂耕反其萌牙書亦或為萌

取菱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春始生而萌之者此統一時言之

不成孰耜之以耜測凍土刻之秋同云夏日至而夷之者此謂建

午之月也與春秋通舉三月者不同云冬日至而耜之者亦謂建子之月也賈疏云此薙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

種也注云故書萌作薹杜子春云薹當為萌者徐養原云萌薹一

聲之轉說文民部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遂人注云變民言此異外

內也吐猶懵懵無知兒也蓋萌即吐字懵同音故萌轉為薹宋世

犖云薹當為夢說文艸部夢灌渝讀若萌爾雅釋草其萌灌瀟即夢

灌渝字案宋說亦通云謂耕反其萌牙者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月
 令云孟春艸木萌動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注云句屈生者芒而
 直曰萌此謂艸初生出地時耕而發之反其萌牙以土蒙覆其上使
 不復生爾雅釋地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蓄此反其萌牙
 即反草也云書亦或為萌者謂別本字或作萌與杜所定同云玄謂
 萌之者以茲其所其生者鄭以經無反草之義故易杜釋說文木
 部云櫛斫也齊謂之鏃鏃草初生之萌牙不任芟刈故以鉏斫土去
 之因謂之萌莊子外物篇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鉏耨於是乎始脩
 是也茲其即鏃鏃詳遂大夫疏云夷之以鉤鏃迫地芟之也者夷薙
 字通月令注引此文作薙又云薙謂迫地芟之也義與此同國語齊
 語韋注云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芟大鏃所以芟草也說文刀部云
 削鏃也金部云鏃鏃也鉤即削之借字鏃即鏃之俗方言云刈鉤自
 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鏃或謂之鏃迫地芟之謂迫近地面於稟
 之屬根處芟刈之也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治區田法云區中草生
 芟之區間草以利刻刻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削鏃比地
 刈其草矣鄭云迫地芟之猶汜云比地刈其草也云若今取芟矣者
 說文艸部云芟乾芻漢書溝洫志民芟牧其中顏注云芟乾草也凡
 取芻芟亦迫地芟之故鄭舉以為況云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
 孰者釋文云繩音孕月令孔疏引皇侃讀同惠棟云繩當為繩字之
 誤也管子五行篇繩婦不銷弁注云繩古孕字大玄馴首曰繩其膏
 入一月而膏繩與繩同玉篇云繩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尚書以繩為
 孕詒讓案草之含實猶人之懷孕故謂之繩繩繩聲類同字得相通
 借非誤也段玉裁謂此當有繩讀為孕之注近是家語屈節篇王注
 云繩魚之懷任也繩亦與繩義略同云耜之以耜測凍土刻之者釋
 名釋用器云耜齒也似齒斷物也小爾雅廣詁云刻滅也案耜即耒
 刃可以伐土滅草賈疏云耜廣五寸謂耒頭金冬時地凍故以耜附

測凍土剗之如此春種則地和美案錢鈔本明注疏本測作側玉燭
寶典引同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並作測月令疏引同賈述注亦作
附測凍土而未釋其義阮元謂測即毛詩周頌畋畋良耜傳云畋畋
猶測測之義今攷鄭詩箋云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蓄是南畝也
與此注義似未甚協竊疑鄭意或謂凍土堅沍難發當以利耜測試
剗之又疑作側者義亦可通釋名釋姿容云側偏也附側凍土剗之
猶上注云迫地芟之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粟除田章注
云寒謂季冬大寒之時葉枯草也即此側剗凍土之事 若欲其化

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
美矣月令季夏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

其一時疏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者與柞氏義同亦與草人士
著之方氏為官聯也 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

之則其土亦和美矣者云亦者亦上柞氏也鄭意此官殺草春萌秋
芟皆以火燒之復以水化之則其土肥宜稼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若

薤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與鄭義同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
草而芟夷之注云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

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彼注意蓋亦謂夏未
行水之前先有芟至秋水涸之後復芟後生之草與此職夏夷秋芟

之文正同云月令季夏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
之者鄭彼注云此謂欲稼萊地先薤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

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亦引此經為釋蓋兩
文義同故互引作證惟此經有四時殺草之政月令止著季夏薤草

故云是其一掌凡殺草之政令
時著之也

蒼族氏掌覆天鳥之巢覆猶毀也天鳥惡
鳴之鳥若鴉鷲
疏掌覆天鳥之巢者說文
巢部云鳥在木上曰巢

周禮正義 七十
中華書局聚

在穴曰窠 注云覆猶毀也者王制云不覆巢彼注云覆敗也國策

秦策高注云毀敗也是覆毀義同毀天鳥之巢者將以絕其類云天

鳥惡鳴之鳥若鴉鷲者天秩之借字經典通借妖為之此經既保

章氏妖祥字並作妖後庭氏天鳥字御覽引馬本亦作妖疑此當與

彼同說文虫部云衣服歌畜艸木之怪謂之天鳥以其夜鳴聲惡聞者不祥

蠶統言之襍蠶得通稱故怪鳥謂之天鳥以其夜鳴聲惡聞者不祥

故去之晏子雜下篇景公曰有鴉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毛

詩陳風墓門傳云鴉惡聲之鳥也孔疏云鴉一名鵲與梟異一名鴟

瞻仰云為梟為鴟是也俗說以為鴉即土梟非也又引陸璣疏云鴉

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鴉鳥是也史記賈

誼傳云楚人命鴉曰服索隱云案鄧展云似鶻而大晉灼云巴蜀異

物志云有烏山鴉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

域荊州記云巫縣有烏如雌雞其名為鴉楚人謂之服此鴉即服也

據史記及陸孔晉灼所說鴉鷲是一鳥賈疏以為二鳥疑非互詳掌

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

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

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 注云方版也者謂木版也聘禮

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 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

名書于方鄭彼注同此日辰等五者之號亦不及百名故以方書之

又內史杜注云方直謂今時牘也版牘義亦同詳彼疏云日謂從甲

至癸辰謂從子至亥者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日數十又云辰主月續

漢書律曆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大撓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榦作

子丑以名月謂之枝賈疏云日據十幹而言辰據十二支而說云月

謂從辰至茶者賈疏云彼爾雅釋天文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

癸四月爲余五月爲臯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
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是也釋文云爾雅正月爲陬十二
月爲涂今注作馮茶二字是假借耳云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者
亦爾雅釋天文詳馮相氏疏云星謂從角至軫者卽二十八宿也呂
氏春秋圖道篇云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
說二十八宿云石氏簿讚皆始於角而終於軫蓋二十八星分列四
方自東而北而西而南故始角終軫賈疏云右旋數之是也案亦詳
馮相氏疏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者明古有此術其術意
不可知也晏子春秋雜篇下說齊景公使柏常騫禳鶉
築新室爲置白茅夜用事而鶉死其事亦與此相類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禳祈名莽草草

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故書疏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之者賈疏云
蠹爲囊杜子春云囊當爲蠹攻之據祈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

熏之據去其身也注云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說文蝨部云蠹木
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人器物者也呂氏

春秋達鬱篇云木鬱則爲蠹高注云蠹蝨食木之蟲也云蠹魚亦是
也者蠹舊本誤蠹今據宋本及明注流本正玉篇蝨部云蠹白魚也

爾雅釋蟲云蟬白魚郭注云衣書中魚一名炳魚本草經云衣魚一
名白魚一名蟬鄭意蠹物種類絲多白魚亦其一也云攻禳祈名者

大祝六祈四曰禳五曰攻此攻禳蓋亦兼有二祈與庶氏攻說略同
謂以辭告其神又鳴鼓以攻之也云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者蜀石經此注首有今用以殺魚山海經朝歌山有草名莽可以毒
魚郭璞云凡二十二字非鄭注蓋唐五代時校書者所記石經誤并

錄之然足補鄭義案神農本草經木部云莽艸有毒主風殺蟲魚一
名犇一名春草生上谷山谷及兔句證類本草引陶弘景注云今東

閑處處皆有人用擣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即死莽草字亦作薊字今俗呼為薊草也又引蘇頌圖經云木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一說藤

生繞木石閑此木也而爾雅釋草云薊春草釋曰藥草莽草也郭璞云一名芒草薊音近故爾然謂之草者乃蔓生者是也惠士奇云山

海經中山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薊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為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

曰莽草浮魚爾雅薊春草注云一名芒草本草曰莽草主風蓋蟲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歟詒釀案莽

薊芒並一聲之轉據蘇頌說蓋有草木二種此經及山海經之莽草即釋艸之薊皆草也本艸之莽草入木部及山海經之芒草皆木也

云故書蠹為囊杜子春云囊當為蠹者釋文云囊本或作囊蜀石經亦作囊王引之云作囊者是也囊蠹古同聲故蠹譌為囊說文蠹作

蠹從虫囊聲地官掌染草注囊蘆釋文囊音託又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若囊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案王說是也阮元說同

凡庶蠱之事庶除毒蠱者蠱蠱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凡庶蠱之事者蜀石經凡上有

注云庶除毒蠱者與庶氏義同賈疏云翦氏主除蠱物其蠱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云蠱蠱之類者以

其同為蠱類也左昭元年傳云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杜注云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彼蠱即是

蠱與此毒蠱異也云或熏以莽草則去者者以庶氏攻蠱雖用嘉草此莽草殺蟲或亦可以歐蠱故使翦氏兼掌除蠱也

赤文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也灑其炭以坻之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故注云洒灑也者隸僕書蜃為晨鄭司農云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注同洒灑之借字云

除牆屋者除蟲牙藏逃其中者者謂除宮廟官府諸牆屋有蟲牙者
經唯云除牆屋知為除蟲牙者以云攻之毒之明指蟲牙而言賈疏
云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牙藏逃之類有此二者云蜃大蛤也者蠶
人注同左傳成二年杜注云蜃炭燒蛤為炭云擣其炭以坊之則走
者鄭意經以蜃炭攻之亦用其灰友即掌蜃注所謂又友是也經不
云友者與下句互文見義也說文土部云坊塵也掌蜃注謂蜃炭可
以禦濕蓋兼可以殺蟲故擣其炭為灰以被牆屋而攻之則蟲牙畏
其氣而走避也云淳之以灑之則死者鍾氏注云淳沃也謂以所擣
蜃炭之灰沃水以灑牆屋蟲牙遇之則死也云故書蜃為晨鄭司農
從蜃徐養原云說文晶部農房星為民田時者从晶辰聲或省作晨
史記律書曰辰者言萬物之蜃也蜃字不見於說文集韻二十一震
蜃通作蜃故

借晨為蜃

凡隙屋除其狸蟲

狸蟲

肌

凡隙屋除其狸蟲者說

韓非子亡徵篇云牆之壞也必通隙此隙屋亦謂官所有宅舍久故
壞漏者狸蟲尤多故此官主除之

注云狸蟲蜃肌蜃之屬者謂陸

產自狸藏之蟲與蠶人狸物為水蟲物異而義同狸即狸之借字詳
蠶人疏說文虫部云蠶蟲也廣雅釋蟲云負蠶蠶也飛蠶飛蠶也御

覽昆蟲部引說文云蟠蠶鼠婦也蠶即蠶之變體本艸經云蠶蟲一
名地蠶一名土蠶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溼處證類

本艸引陶注云形扁扁如蠶故名土蠶而有甲不能飛小有臭氣又
引唐本艸注云此物好生鼠壤土中及屋壁下狀似鼠婦而大者寸

餘形小似蠶無甲但有鱗也肌蜃者蜃釋文作求云本或作蜃說文
蚰部云蠶多足蟲也重文蠶蟲或从虫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務

求謂之蚊蜃關西呼蠶為蚊蜃又淮南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蜃
者貴之高注云曹布燒以傳蜃蜃瘡則愈蚊蜃蜃並即肌蜃一聲

之轉肌蛛即今蓑衣蟲亦名蛛蛟廣雅釋蟲云蛛蛟證類本州引陳藏器云
物志云蛛蛟溺人影隨所著生瘡亦名蠃蛟證類本州引陳藏器云
蠃蛟能溺人影令發瘡如熱沸而大
繞腰蟲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是也

蠃氏掌去毒聶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牡鞠鞠不華者齊魯之閩謂
毒為蠃聶取聶也蠃與取聶

尤怒鳴為聶聶掌去毒聶者敘官先鄭注云書或為聶去蝦蟇此注
人耳去之不出者以互見於彼略之云焚牡鞠者鞠唐石經初

刻作鞠後磨改作鞠各本同嚴可均云說文鞠治牆也爾雅鞠治牆
郭云今之秋華菊說文又有鞠字日精也郭注菊字假借爾雅菊蓬

麥說文同石經初刻作鞠者漢碑但有鞠字鞠从鞠聲故省州作鞠
亦得與鞠通故月令鞠有黃華釋文鞠本又作菊並用假借字其實

鞠蹋鞠也與鞠誼別詒讓案說文艸部云鞠日精也以秋華夏小正
云九月榮鞠字亦作鞠神農本艸經草部云雜花一名日精然則古

所謂秋華之艸者即日精其正字當作鞠經典作鞠鞠菊者皆段借
字郭云以鞠為即秋華菊之本字失之此牡鞠不華者亦即日精之

別種正字亦當作鞠經作鞠或作鞠者亦用借字也注云牡鞠鞠
不華者者賈疏云此則月令季秋云鞠有黃華是牡鞠也云齊魯之

閩謂毒為蠃者詳敘官疏云聶取聶也者說文聶部云聶毒聶也梓
人注云脰為毒聶屬爾雅釋魚毒聶蟾諸在水者聶郭注云聶取聶

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本艸陶注云毒大面青背者俗名土鴨其
鳴甚壯據郭陶說則取聶即所謂土鴨蓋毒類之最大者云蠃與取

聶尤怒鳴為聶人耳去之者以聶類衆多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
唯去此二者明以其尤怒鳴聶人耳故也

聲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
水東面為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以其煙被之者賈疏云上文
云焚牡鞠洒之則死此經云

以其煙明還用牡蘗之煙被之水上也云則凡水蟲無聲者則下唐石經初刻有死字磨改刪案有者非也水蟲即鼃龜之屬有聲者與壺涿氏水蟲異注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者蜀石經作被水上無之字疑今本衍楚辭招魂王注云被覆也謂順風所來之方播所焚牡蘗之煙使隨風散行被覆水上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

水蟲狐蟻之屬故書炮作洵杜子春

讀炮為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

疏掌除水蟲者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乃命壺涿驅

水蠱李注引此經亦作蠱疑所見本異云以炮土之鼓毆之者毆依宋附釋音本明汪道昆本正唐蜀石經並誤毆詳冥氏疏注云水

蟲狐蟻之屬者蟻一名短狐水中毒蟲也詳敘官疏云故書炮作洵者炮聲類同云杜子春讀炮為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

者臧庸云杜讀炮為苞字从艸鄭讀洵為炮字从火此云杜子春讀炮為苞有苦葉之苞炮字誤也鄭始讀从火杜在鄭前不應已作炮

字當改作洵無疑案臧說是也段玉裁說同又燔之炮之下毛居正岳珂云當更有一之字段臧並據增亦是也唐石經作杜子春洵當

為洵有苦葉之洵文雖譌謬而洵字則不誤段氏云此皆易讀也杜讀洵為苞有苦葉之苞者杜所無蓋非毛詩三家詩有作苞者古經

苞裏字多用從艸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鄭君以苞字義未協故又易為洵徐養原云洵乃字之誤杜子春注籥章云土鼓以瓦為

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卻與洵土相合云洵土之鼓瓦鼓也者段玉裁云謂此鼓陶者成之故曰瓦鼓瓦鼓故曰壺云

焚石投之使驚去者賈疏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

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樟為梓午為五杜子春云梓當為樟樟讀為枯枯榆木名書或為

騁又云五貫當為午貫

疏則以牡樟午貫象齒而沈之者此蓋古方術家所傳

年一乳又齒部云齒口斷骨也牙部云牙壯齒也案齒牙骨亦通稱故象齒司尊彝繕人注謂之象骨牡樟為木恐入水不得沈故必貫

象齒而沈之必用牡樟象齒者其義未詳賈疏云以樟為榦穿孔以象牙從樟貫之為十字沈之水中則其神死淵為陵所謂深谷為陵

是也注云神謂水神龍罔象者國語魯語仲尼曰水之怪曰龍罔象章注云龍神獸也或曰罔象食人一名沐腫淮南子汜論訓水生

罔象高注云罔象水之精也廣雅釋天云水神謂之罔象釋道世法苑珠林六道篇引夏鼎志云罔象如三歲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

赤爪索縛則可得食案夏鼎志所說詭誕不足信沐腫亦未聞云故書樟為梓午為五者釋文云梓本或作樟阮元云疑當作本或作杼

梓與杼一字也若作樟則故書樟為樟矣詒讓案樟梓形近午五音近故互易也釋文別本疑當作杼與樟梓形並相近阮說亦通今附

存之云杜子春云梓當為樟樟讀為枯枯榆木名者段玉裁云梓當為樟者字之誤也樟讀為枯者易其字也樟枯皆音姑必改梓為樟

而後讀樟為枯者樟與梓形相近枯與樟音相同也枯是姑榆木爾雅之無姑廣雅之毋估也樟則別是一木杜時分別甚明此正如小

師小史帝當為奠奠讀為定也徐養原云說文無樟字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為言枯也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辜通易大

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萑鄭讀枯為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詒讓案爾雅釋木云無姑其實夷郭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

中英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急就篇顏注云蕪黃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樟榆其莢圓厚藝文類聚木部引廣志云

黃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樟榆其莢圓厚藝文類聚木部引廣志云

有枯榆有郎榆郎榆無英牡無母樺枯姑音並相近云書或為樗者
樗與樺音同部故書別本作此杜鄭不從者牡樗木未聞也云又云
五貫當為午貫者段玉裁云五易為午者杜見禮家說一縱一橫曰
午因易之不知五午一字古音義皆同古文五作又則尤一縱一橫
之狀也徐養原云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說文
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省作又是五有交
午之義故與午通案段徐說是也午五二字古本通用左成十七年
傳夷羊五國語晉語作夷羊午是其證杜鄭改字取通俗易明耳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

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

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 **疏** 掌射國中之天鳥者北堂書鈔武功部御

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 **疏** 覽兵部引作妖鳥又引馬融注云國中妖

鳥梟鴟惡聲之鳥也蓋馬本作妖與眊侵保章氏妖祥字同妖即禊

之借字並詳蕃族氏疏賈疏云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天鳥故

去之 **注** 云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者鳥獸晝鳴者其形易

見不為怪異若夜來鳴呼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尤駭人為怪害故以

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也云獸狐狼之屬者二獸皆喜夜鳴為怪

者御覽引馬注云獸虎狼嗥鳴也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

日月食所作弓矢者先鄭意救日月之弓矢即日月食時所作後鄭

意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恆矢非關食時別作故不從也救日月食禮

詳鼓人疏云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者白虎通義災變篇

云日食為救之何陰侵陽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云於日食則射

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者明當射其勝者以救之也會子問及穀梁

莊十五年傳說救日食並有兵亦詳鼓人疏御覽引馬注云救日食

周禮正義 七十

一中華書局聚

伐鼓則北面射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鄭亦本馬說也 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

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謔謔者大陰之 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

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疏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者

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疏亦當夜射之經家上文省也蓋視其聲

所出之方射以厭之注云神謂非鳥獸之聲者賈疏云謂不見其

身直聞其聲又非鳥獸之聲故知是神聲若神降于莘之類是也云

若或叫於宋大廟謔謔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詁

詁舊本並作出令據宋附釋音本正釋文亦作詁云本亦作出案左

襄三十年傳文作出杜注云叫呼也謔謔熱也出出戎伯姬彼釋文

亦云鄭注周禮引此作詁詁劉昌宗亦音出然則此劉陸音本並作

詁今本作出者後人依左傳改之彼下文又云鳥鳴于亳社如曰謔

謹以彼是神聲與鳥聲別故引以為證云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

救日之矢與者御覽兵部引馬注云枉矢矢名也觀禮注云月者太

陰之精賈疏云以其與經云救日之弓相對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太

陰之弓是救月之弓可知若然上言救月之矢則此枉矢是救日可

銜枚氏掌司蹺

察蹺蹺者為其聒

疏

掌司蹺者同內外朝蹺蹺者為其聒亂

在朝者之言語者亦訓司為察也司蹺注云蹺蹺也凡

王內外三朝皆有議論國事不得妄為蹺蹺以聒亂之國之大祭祀

此亦以互文推之賈疏云見司弓矢枉矢最在前明救月矢當在枉

矢之下故知救月用恆矢可知不用庫矢以其庫矢弩所用故也

令禁無踴

祭令主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踴者此司郊廟祭祀踴謹

注云令主祭祀者

者賈疏云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

之官使禁止無得謹踴謹踴則不敬鬼神故也

軍旅田役令銜枚

其

言語以

疏軍旅田役令銜枚者此司師田野外踴謹之禁也其禁較

誅伐蓋云人銜枚馬纏勒為襲依此經義則銜枚為軍法之常不必

襲侵矣田役謂因田獵而起徒役時田講武事尤嚴重故亦令銜枚

若他功作大役無令銜枚之法詳大宰疏

注云為其言語以相誤

者恐其妄相言語誤戰守及逐禽之事墨子號令篇云囂謹賊眾其

罪殺即軍旅之禁也

禁踴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為其感眾

相感動鳴

於今據宋附釋音本嘉靖本正下同此司國城內道涂踴謹之禁也

云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者國中之道即匠人國中九經九緯之道

也惠士奇云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牲喪者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

皆敬之敬則吉圭清靜州里除不蠲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

哭也寧戚將任車歌於車下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呂氏

春秋貴直論狐援諫齊潛王而不用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

之法若何吏曰斷明哭國者斷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歟墨子號令

周禮正義

七十

五一中華書局聚

注引韓詩章句云吟歎辭也又蘇子卿古詩注引蒼頡云吟歎也是嗚吟並歎憤發舒之聲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

乃授注云咸讀為函者惠棟云古咸與函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函韓詩作既減減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

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闕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詒讓案說文木部云械篋也又匸部云匣械藏也廣雅釋器云匣謂之械咸

函械並聲近字通云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者此謂唯共函以藏杖不共杖也賈疏云下二文

云授杖此經惟言共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為祭祀尚敬暫去之去杖之時共杖函盛之祭祀訖還與老臣拄之老臣雖杖於

朝事鬼神尚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得致仕者與此異也詒讓案儀禮經傳通解引

尚書大傳云文王之治岐也七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彼注云朝當為國揖當為去大傳又云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九十者杖而

朝見君建杖注云揖挾也建樹也是見君惟七十者去杖八十九軍十者不去杖大祭祀或有老臣助祭則八十以上亦當去杖也

旅授有爵者杖別吏卒且以扶疏軍旅授有爵者杖者與司兵司戈尊者將軍杖鉞疏盾授兵同時授之三官為官聯也

凡軍旅之杖蓋用皮廣雅釋器云皮杖也御覽兵部引司馬法云有司皆執皮戈示諸鞭扑之辱賈疏云此謂在軍之時有爵謂士以上

若然自伍長下士兩司馬中士卒帥上士旅帥下大夫師帥中大夫等並得杖注云別吏卒且以扶尊者者吏謂軍吏即經有爵者卒

謂六軍七萬五千人吏有杖所以殊異之於士卒且以為扶持之助也云將軍杖鉞者明將軍所杖又別於眾軍吏大司馬注云鉞所以

為將威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
千二百枚一名天鉞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六尺之杖今鉞柄亦長五
尺以上故可以代杖賈疏云今文秦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
是將軍杖鉞之事也詒讓案鉞蓋司兵所授非此官所掌也書牧誓
亦云王左杖黃鉞則共王之齒杖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
大師王在軍亦杖鉞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
亦命之為王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
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疏注云王之所以賜老者
年也此王所賜老者之杖校年以授之故謂之齒杖月令云仲秋養
衰老授几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
王杖者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
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案王杖續漢志作玉杖御
覽玉部引同並誤惠士奇引論衡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為證盧文
昭云漢制攷亦作王杖名之曰王者樂所賜也呂飛鵬云先鄭云今
時亦命之為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命受杖者故
曰王杖案惠盧呂說足正今本續漢志之誤蜀石經亦作王杖云玄
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者
引此者後鄭意五十以上即得受王賜杖不必七十而後受杖也

周禮正義卷七十

國朝通志卷之十

...

...

...

...

...

...

...

...

...

周禮正義卷七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

賓之禮及大客之儀者以下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略同儀彼作義案義儀古今字大賓之禮大客之儀總為賓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

國其目有八此官通掌之亦與彼為官聯也賈疏云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言禮據其始為本言儀據威儀為先云以親諸

侯者與大宗伯親邦國義同亦兼王以禮親諸侯與諸侯以禮自相親二者言之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者說文具部云賓所敬也

此以為朝覲諸侯之尊稱詩周頌臣工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鄭駁云賓者敵主人之

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賈疏云對要服以外為小賓下文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云大客謂

其孤卿者說文山部云客寄也此以為聘規諸臣之尊稱賓客殊文以別君臣也聘禮記亦以大國之卿為大客賈疏云謂還是大賓下

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則受幣聽其辭者謂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

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得為客但據大聘略

舉尊者而言也此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此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是以大司徒云大賓客則令野脩道委積賓亦各客小

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則客亦各賓是賓客通也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

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

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

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即時

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

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

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

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疏**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者此謂大賓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之禮也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者謨大

戴記作謀謨謀義同注云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者對大宗伯春見日朝等以諸侯見王為文也云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者書

舜典云三年考績鄭意經圖比陳協四者訓義雖不同而為考校諸侯功績之言則一考績詳小行人疏云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

可否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與之圖事以觀其能爾雅釋詁云圖謀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注同春為歲始故與諸侯圖謀一歲行事之

可否云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者天官世婦注云比女也小行人云令諸侯秋獻功故秋覲即以此次其功之高下云夏見諸侯則

陳其謀之是非者肆師注云陳列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說文言部云謨議謀也謂陳列諸侯之謀議而定其是非云冬見諸侯則合其

慮之異同者大史注云協合也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謂協合諸侯之志慮而辨其異同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者

卽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
遇冬名殊禮異更迭而徧是也六服朝歲卽後侯服歲一見之等四
時分來鄭依賈馬說謂一服之內各分四方一方之中又四分之一以
四時更遞而來歲終則一服徧六歲而六服徧也賈疏謂六服皆春
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則是有虛方俱行之時非鄭
意也詳大宗伯疏云時會卽時見也者據大宗伯文云無常期諸侯
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
發禁命事焉者大宗伯注義同卽司儀所云是也云禁謂九伐之法
者司馬法仁本篇云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
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
滅之與大司馬九伐文同故鄭據以爲釋案穀梁僖九年傳說齊桓
公會葵丘云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
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告子篇說葵丘之會五命文尤詳此亦時
會發禁命事之事然則禁不必專屬九伐之法鄭舉其大者言之耳
云殷同卽殷見也者亦據大宗伯文云王十二歲一巡守者據後文
此據常法也云若不巡守則殷同者六服盡朝者明王有故不
巡守始合諸侯而行殷同之禮若巡守則否云既朝王亦命爲壇於
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者明殷同與時會禮不異也大宗伯注義亦
同云政謂邦國之九法者亦據大司馬文云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
終則徧矣者大宗伯注義同云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者賈疏云按
大司馬云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之等
是也九伐者彼又云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告之之等是
也引司馬法者亦當在逸篇中此經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彼云陳
同謀者亦以謨爲謀與大戴記同又彼云時會施同政殷宗發同禁
與此經發禁屬時會施屬殷同異宗諸侯孔繼汾謂宗爲同之謨

是也殷見之名不宜與夏朝同賈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規以除邦

國之憲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時聘者亦無

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規謂一服朝之歲也憲猶惡也一

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規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

政禁之事所疏除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者此謂大客之儀也云殷規以

以除其惡行除除邦國之憲者朝事作殷眺以成邦國之貳案眺即

規之段字貳蓋忒之誤隱忒聲近字通結好除隱並詳典瑞疏注

云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者喪服傳所謂諸

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是也鄭知此非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

以大宗伯唯云時聘曰問殷規曰視而無問問以下四者之文又時

聘與問皆曰問與不得與下四者同為天子施於諸侯之事劉敞亦

九年范注以此二事與下文四者同為天子施於諸侯之事劉敞亦

謂時聘者以時聘諸侯殷規者徧問天下諸侯即下文三歲徧規案
依范劉說則此規通咳下文存規省三事義亦得通王昭禹鄭鏗黃
度方苞林喬蔭蔣載康黃以周說並同賈疏云言亦亦上諸侯也是
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此亦對宗伯彼無考績之事直
相見故云時聘曰問殷規曰視以見王為文此亦有好憲之事故以王
下見為文云時聘者亦無常期者大宗伯注同賈疏云亦諸侯云時
會也云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者大宗伯注義亦同有事即有
征伐之事知使大夫來者鄭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孔疏云按聘禮
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為介有五入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
使大夫易被謂時聘亦當使卿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伯將聘於
周而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却殺往昭公三十年鄭游吉如晉魏獻子
使士景伯詰之游吉以為先王之制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

使卿且援印段之事謂段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命少卿以往且不可而況於大夫之銜命霸王猶責諸侯以大夫行禮而況乎行禮於天子之庭案易說是也蓋諸侯於天子大小聘皆當使卿聘禮所言乃侯國自相聘之禮不可以推之天子也方苞亦云左傳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得上聘王朝況大夫乎云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親上並有王字阮元云上注云上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又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故此云王親以禮見之此王字當有詒讓案此象上天子有事爲文則無王字亦通今不據增鄭以經云結好故知惟結其恩好無諭政禁之事禮而遣之卽下待聘使之禮是也賈疏謂諸侯使大夫來亦有兵至助王討逆失之云天子無事則已者明此時聘爲天子有事諸侯不敢自安故遣使來問或有徵發之命其無事則不問大宗伯注云竟外之臣旣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是也云殷規謂一服朝之歲也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案亦詳大宗伯疏云慝猶惡也者胥師注云慝惡也又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慝注云慝姦僞之惡也云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規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者賈疏云以其言除邦國之慝大司馬九法九伐平正邦國所以除惡旣言除慝明亦命以政禁者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

以補諸侯之裁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

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禴凶禮之弔禮禴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周禮正義 七十一 二 中華書局聚

此經天子於諸侯之法即下文云王之所以撫邦國以下是也云歸
 賑以交諸侯之福者交大戴記作教字通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者
 說文喜部云喜樂也有嘉喜之事則使賀慶之左襄二十八年傳云
 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賈疏云案宗伯賀慶之禮親異姓之
 國此云諸侯者欲見庶姓諸侯有恩亦施及之故也云致禴以補諸
 侯之裁者大戴記禴作會字亦通裁作災古今字賈疏云宗伯凶禮
 有五此唯言弔禮者行人唯主弔法餘禮蓋自有人主之故此不言
 也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服氏云咺天子宰夫是宰夫主
 賵賵之事是其別主之類也注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
 者賈疏云對上是諸侯及臣見王之禮王制孔疏云異義天子聘諸
 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之義周禮說閔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
 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
 春秋隱九年經云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說與
 公羊同范注亦據此經及許君說以難之鍾文烝云時聘是諸侯聘
 天子閔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
 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卿是上之於
 下有問無聘分異禮殊黃以周云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覲聘
 何注公羊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
 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先君不敢
 以己當之是下聘之禮固有異於凡聘也何注公羊亦不用舊說案
 黃說是也通言之閔問亦得為聘析言之則天子於諸侯止有小聘
 無大聘公穀家說據大聘而言與此經義不相妨也云閔問者閔歲
 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者賈疏云按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
 徧省七歲徧象胥九歲徧瞽史十有一歲達瑞節並是閔歲之事故
 鄭云之屬以包之云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者亦據
 下文掌交注云諭告曉也云交或往或來者也者或往或來舊本作

或來或往誤今從蜀石經及宋本注疏本乙謂王祭歸脹於諸侯諸侯祭亦歸脹於王交互往來也左昭十九年傳子產曰孔張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脹歸脹天子之於諸侯蓋與諸侯待其臣同或受或歸所謂交也賈疏云欲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於王故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茢亦歸於王也按宗伯云脹歸之禮親兄弟之國此言脹不言膳者對文則脹爲祭社稷肉膳爲祭宗廟肉散文則祭宗廟肉亦得稱脹以其同盛於蜃器也詳大宗伯疏俞樾云交當爲效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歸脹以效諸侯之福謂以致諸侯之福也大戴記朝事篇作教廣雅釋詁釋名釋言語並曰教效也是教與效義通案俞說亦通云贊助也者州長注同云致禴凶禮之弔禮禴禮也者賈疏云按宗伯云以禴禮哀國敗此災亦云禴者同是會合財貨故災亦稱禴也詒讓案鄭知兼有弔禮者以大宗伯凶禮又有以弔禮哀禴此云補裁明當兼有弔禮也云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者襄三十年經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云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是也以同是補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裁之事故引以爲證

禮而待其賓客

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疏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者大戴

記辨作別古字通此以下別邦國君臣爵命之差亦與大宗伯爲官聯也凡制賓禮其儀法以尊卑爲此九等大戴記又說朝覲之禮云各執其主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義儀字同云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者大戴記作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賓主義亦略同注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者命者五謂五

命以上諸侯之命也爵者四謂四命以下諸臣之爵也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此九儀與彼同但彼通咳王臣及諸侯此則專據侯國君臣既無王臣而子男之士不命是又在彼九命之外兩經義微有不同故此注不據彼為釋也小行入義同賈疏云下文有五等諸侯次有孤執皮帛次諸侯之卿下其君二等次有大夫士亦如之是列五等四命等爵故鄭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詒讓案大宰注云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若然公侯伯子男亦爵而此別云命者以禮籍等衰咸依命數言爵則數不顯故據命而言孤卿大夫士亦有命而必云爵者掌客注云以上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君用命臣用爵之義也

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

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

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

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

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

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

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

賓主之閒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

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

諸子之禮繅藉以五采韋衣版若奠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

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旂其屬軫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

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貳副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饗餼

也三牲備為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

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上公立當軹侯

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禮以

飲賓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故書裸作果

鄭司農云車軹軹也三享三獻也裸讀為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

飲王也舉舉樂也出入五積為饋之芻米也前疾謂驅馬車轅前胡

下垂柱地者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朝事儀曰奉國

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

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

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主贊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贊

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

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

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九舉舉性體九飯也出入謂禮上公之

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禮者賈

疏云此一經惣列五等諸侯來朝天子天子以禮迎待之法上公之

禮至三問三勞徧論上公之禮云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者此以下

並典命所謂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為節也雜記贊大行

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

周禮正義

卷七十一 五一中書書局聚

玉也藻三采六等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據鄭說
 則贊大行乃先秦此經佚說之最古者縹作藻者古今字也並詳典
 瑞疏賈疏云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皮弁若行三享則執璧
 瑞案皮弁乃王常朝之服非朝覲所服也五等諸侯朝覲並當冕服
 行於廟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冕服九章者謂衮冕服也云建常九旒
 者大戴旒作旒即旒之俗依典命司常五等諸侯同建旒而旒依命
 數是上公當建旒而九旒轡人云龍旒九旒即謂此也云貳車九乘
 者賈疏云按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鄭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
 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舍於館乘墨車
 龍旒以朝彼據覲禮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
 駕今此春夏受贄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行朝後行三享在
 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明乘金路之等若不申上車何獨有樊纓九
 就之等以此知皆乘所得之車也但貳車所飾無文未知諸侯貳車
 得與上車同否但數依命九乘七乘五乘黃以周云大行人建常九
 旒數句文在朝享裸饗食之上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菽
 詩據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
 敬且省禍福其行朝禮自乘墨車與朝禮同義當從鄭自賈疏不得
 其說誤以樊纓貳車為行享之車乘偵到經文以就已見非也云介
 九人者上介卿一人次介大夫一人餘七人皆士介也凡五等諸侯
 介數有多少其上介皆以卿為之故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諸侯相
 見卿為介蓋專據上介言之賈疏云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
 北陳之也云禮九牢者賈疏云此謂饗饋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以
 數有九故進之與介同在上云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
 者賈疏云上公去門九十步王未迎之時在大門內與賓相去之數
 也軹謂轂末車轅北向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東西相
 望當轂末云擯者五人者此則不依命數而以五為節以下侯伯子

男並以減一爲差次與命數以二等爲升降異也賈疏云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案賈謂擯者五人四入自大宗伯大行人嗇夫外餘皆爲士大宗伯疏說同聘義孔疏亦謂朝聘擯數同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案賈孔並據聘禮以紹擯爲士攷司儀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則士或卽司儀上中士與又曲禮疏云諸侯自行介各從如其命數擯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云廟中將幣三享者此五等諸侯所同也賈疏云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也案賈說非也此經說四時朝覲之通法廟中將幣三享者將幣與三享爲二事姜兆錫方苞金鶚並謂將幣卽授玉其說甚塉司儀諸侯相聘之禮凡言將幣者皆指授玉與享別是其證也凡朝覲宗遇受摯受享皆於廟諸侯皆乘墨車服神冕天子皆服衮冕無迎賓法覲禮所云卽其通禮也自鄭曲禮注誤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與秋冬一受之於廟不同故此注亦以廟中將幣並爲三享之事而謂朝禮不見實非經義賈疏亦承其誤謂行朝禮於朝則皮弁服而冕服九章以下別爲行三享於廟之事又謂春夏受摯在朝無迎法偏駕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並申上服乘金路等王制孔疏引崔靈恩說又謂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命車王乘車迎入門行朝禮則天子諸侯皆別服朝服此卽賈行朝服皮弁之說而又小異二說並與覲禮不合互詳大宗伯疏云王禮再裸而酢者賈疏云已下至三勞見王禮上公之禮此與下爲目則自此以下皆王禮耳大宗伯代王裸賓君不酌臣故也次宗伯又代后裸賓裸訖賓以玉爵酢王是再裸而酢也云饗禮九獻者賈疏云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亨大牢以斂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斂饗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入獻是爲九獻案依賈說則

饗獻無裸今攻饗禮最盛兼食燕當與祭禮相擬以司尊彝大祭九
 獻約之疑大宗伯攝王初裸又攝后亞裸裸後王與后又以次各三
 獻而後止賓食九舉食後酌爵又各一獻眾賓長又一獻是為九獻
 其七獻五獻亦皆有一裸可以例推賈謂無裸非也詳後又國語晉
 語云文公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章注云九獻上
 公之享禮案享饗字通彼以上公九獻為周禮亦足證此經義云食
 禮九舉者賈疏云亦享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
 食畢詒讓案享客說諸侯相朝饗食燕三者備有此經但有饗食之
 數而燕無文覲禮云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大戴記說天子待
 諸侯之禮云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即燕之
 借字彼文與掌客上公之禮正同明侯伯亦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亦
 一饗一食一燕皆與彼同燕禮襲故經文不具耳云出入五積者此
 與擯數同賈疏云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視煇牽但牽牲布之於
 道案此謂自來至去通五積也賈說非是詳司儀疏下四積三積並
 放此云三問者此與勞亦不如命數而以三為節也若侯伯子男亦
 以減一為差次與命數異賈疏云按司儀諸公相為賓云主國五積
 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注云閱闕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
 夫致之若然天子於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
 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云三勞者賈疏云小行人逆勞於畿
 按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
 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按書傳略說
 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或可遠
 郊勞使世子為之是以孝經注亦云世子郊迎郊迎即郊勞也彼雖
 據夏法周亦然詒讓案五等諸侯三勞再勞一勞降殺遠近之差鄭
 君無說覲禮賈疏云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
 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

公又加近郊勞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左傳隱十年孔疏云大行人云上三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胡培聲云昭五年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又葦啓疆曰入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爲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爵尊者其勞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案孔胡說是也黃以周說同賈疏引伏傳天子郊勞之法以說此經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禮柰何諸侯將至京師使至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說與伏同據班說則世子迎之指近郊勞鄭觀禮注謂大行人郊勞則不從伏說也孝經注非鄭君手定故有世子郊迎之說賈觀禮疏亦謂彼非周禮而此疏乃謂周禮亦然與經注並違迂亦非也又依聘禮郊勞使卿則天子郊勞來朝諸侯似亦宜使卿不當使大行人觀禮注說未瑋詳小行人疏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者諸侯七命故皆以七爲節也賈疏云餘文云諸侯者兼五等而此諸侯惟據單侯也其禮皆降上公二等又自擯者以下亦皆降殺云冕服七章者謂鷩冕服也云建常七旒者亦建龍旒而七旒也云介七人禮七牢者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鄭彼注以爲專指侯伯之禮是也左傳十五年傳說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此侯伯七牢之見於傳者云立當前疾者疾當爲侯之論說文車部引又作軌並詳後疏謂立位在車東與執躬者伯命也云再問再勞者遠郊勞近郊勞也問亦同云諸伯執躬圭者伯命圭文與諸侯異而度七寸則同云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者以命數同也云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就者諸子五命故皆以五爲節也云冕服五章者謂毳冕服也云建常五旒者亦建龍旒而五旒也云立當車衡者立位在車東與前衡東西相當也云壹問壹勞者唯近郊

勞也問同云諸男執蒲壁者男命壁文與諸子異而度五寸則同云

其他皆如諸子之禮者亦命數同也注云縹藉以五采韋衣版者

版舊本並作板案板即版之俗蜀石經作版與釋文合今從之典瑞

注云縹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案此版即所

謂木為中幹也縹藉詳典瑞疏賈疏云按聘禮記云公侯伯三采朱

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乃五采此諸侯而言五采者此注合

三采二采而言五非得有五采也云若奠玉則以藉之者朝禮將幣

時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又記云奠圭於縹上注云謂釋

於地也又聘禮注云縹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是凡執玉

時並兼藉縹執之將拜則奠於地圭仍在縹上所以備失墜示慎重

也云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者謂五冕之服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衮

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

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以其首皆服冕其服通謂之冕服別於首著弁

之總名也以日月為常為司常九旗之首司勳謂之王之大常非諸

侯所得建依司常諸侯建旂而此五等諸侯皆云建常明常旂散文

通稱國語吳語有白常白旗赤常赤旗玄常玄旗是其證也云旂其

屬慘垂也者釋文出屬其慘蓋誤到巾車注云正幅為縵旂則屬焉

慘即縵之俗蜀石經亦作縵云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

備為一就者巾車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

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此注不云樊讀如鞶者文不具後注訓就

為成詩齊風猗嗟箋云成猶備也是成備義同每處五采備為一就

如此者九是為九就五等諸侯就數有增減備采則同七就五就義

並放此互詳巾車典絲疏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貳副也者小宰

注同凡王以下乘車之副通謂之貳車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王象

路之副也此經公以下貳車有九乘七乘五乘三等之差少儀云貳車者諸侯七乘彼五等數同與此經不合故鄭注以爲殷制云介輔已行禮者也者已謂賓也士冠禮擯者請期鄭注云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又少儀注云介賓之輔也爾雅釋詁云介助也謂輔助賓行禮者也云禮大禮饗餼也者對殮爲小禮也外饗注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故知此禮主饗餼言也云三牲備爲一牢者宰夫注義同詳彼疏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者大門外謂臯門外也朝者指臯門外之廷而言其地與小司寇三詢之外朝南北正相直故通謂之朝位別於下將幣三享等行於廟中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注云凡賓卽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若然朝聘賓客蓋皆至大門外下車行及位北面立王迎朝賓亦於大門外下車南面立故有賓主朝位也賈疏云約聘禮在大門外去門有立位陳介之所江永云掌訝云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所謂朝位賓主之閒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也云王始立大門內者賈疏云亦約聘禮聘禮雖後亦不出迎要陳擯介時主君在大門內云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者賈疏云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按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玄謂旣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也必知天子待諸侯敵禮者按下文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則諸侯於天子交擯交擯是敵禮也案覲禮云齊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齊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賈彼疏云此諸侯見天子交擯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此經先云齊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

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入若然此覲遇之禮略唯有此
 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
 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案依鄭
 覲禮注義則行覲禮時有交擯而無三辭故賈謂三辭據春夏受享
 於廟時江永金鶚則並謂王禮不當有三辭其義為允又賈此疏謂
 享有迎法陳擯介在大門外而覲禮疏謂覲無迎法陳擯介在廟門
 外是謂春夏與秋冬陳擯不同所也竊謂無論有迎法無迎法陳擯
 介皆當在大門外朝聘陳擯介者不敢擅入大門也若在廟門外則
 已入應門矣非所以示敬也其天子迎賓之法曲禮孔疏云崔云諸
 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
 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
 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
 禮黃以周云鄭注此朝位為車迎所立處又注下廟中將幣三享云
 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此車迎之法鄭亦據享而
 言案黃說是也賈前疏及齊僕疏並謂此迎賓為朝後在廟行三享
 之時即依熊安生說與崔靈恩義異諦釋此注說交擯車迎不別何
 時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彼注亦
 引此經朝位步數為釋不云朝宗有覲遇無是鄭意通四時朝覲凡
 授玉皆無車迎享皆有車迎也熊賈之義雖較崔為長然於鄭怡實
 未盡合也金鶚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不言何時是四時皆
 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
 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隆秋冬待
 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覲禮云天
 子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
 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
 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覲者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遇皆謂

之觀鄭乃專以觀爲秋觀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請先朝後朝也鄭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禮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受摯受享必同日既已受摯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又云考之觀禮侯氏行三享與受摯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於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敬與奠圭禮同此皆正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乎竊謂朝觀必無迎賓之法其後行饗食於廟乃有迎賓之法齊僕言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時經文甚明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闕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通也黃以周云朝觀本無車迎法而此云賓主之闕若干步者兼明朝之交攢傳辭其立位同耳鄭注亦據享而言疏家以此爲春朝迎法實與經注俱違崔說更誤又云聘禮有迎賓法者聘非已臣主君客之故經謂之賓朝觀皆已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疏家據聘禮迎聘賓遂謂朝亦迎賓非案金黃說足糾鄭賈諸說之誤但依鄭說則四時朝並無迎賓享並有迎賓依熊賈說則春夏朝無迎賓享有迎賓秋冬朝享並無依崔孔說則春夏廟享並迎賓秋冬無依金說則四時朝享並無迎賓惟饗食有之衆說差異以經攷之朝享不當有迎賓於義無疑依聘禮諸侯待異國之臣聘後行享亦止攢者出請主國之君不出迎則天子待諸侯朝後行享天子不出迎可知竊謂此經朝位卽掌訝所詔之位賓主之間幾十步之位其義蓋有二其一在將幣之時則陳攢介之位也蓋侯氏入朝乘車至臯門外而下車遂陳攢介侯氏門西北面立公則當車軹介九人在公之北東面以次陳列而北大宗伯爲上攢立於臯門外闈東西面

承擯等四人以次陳列而南未擯當公之末介所謂公九十步者即
公與上擯南北邪相去之步數也下文諸侯卿大夫禮降殺之等鄭
亦以朝位賓主之閒為釋聘禮賓至朝旅擯彼注亦云公之使者七
十步等然則陳擯介之步數即朝位之步數可知矣其一在朝亭之
後王禮賓時則王車迎之位也蓋朝亭皆所以明君臣之分宜無迎
法至朝亭既畢而禮諸侯則待以不純臣故備賓主之禮而有迎法
聘禮享後禮賓主國之君亦出迎司儀諸公相賓賓亦如將幣有車
逆即其比例以聘禮約之蓋諸侯享畢而出大門更陳擯介傳辭擯
者請禮賓賓禮辭聽命嗇夫入告天子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其時
公則立當車軹如將幣交擯時所立之處王則立當車軹當將幣交
擯時上擯所立之處王與公南北邪相去亦九十步其陳擯介亦如
將幣時但上擯立王之南位較前略促耳若然將幣王不出迎則賓
與上擯為賓主禮賓王出迎則賓與王為賓主事異而位則同凡賓
客之禮王不出迎者視將幣之朝位饗食之等王出迎者視禮賓之
朝位二義相兼乃備齊僕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彼云朝覲宗遇即指禮賓而言以將幣與禮賓同日饗食則不同日
故備言之禮賓與饗食同為修賓主之禮故並有迎賓迎賓不惟饗
食也至禮之通例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內
君於己臣則無迎法故聘禮主君迎賓止於大門內而天子待諸侯
乃迎於大門外者蓋天子待諸侯禮有甚嚴者如朝享天子不下堂
不迎賓之類殺於諸侯待聘賓是也有極隆者如聘禮旅擯而天子
待諸侯則交擯聘禮禮賓以醴而天子待諸侯則裸鬯皆隆於諸侯
待聘賓而與司儀諸公相為賓之禮略同蓋言乎分則君臣接以情
則賓主故禮與饗食亦擬諸侯相朝之禮車逆出大門或隆或殺固
各有當也互詳齊僕疏云齊僕為之節者賈疏云以齊僕云朝覲宗
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亦是敵禮故鄭

此卽取之爲證也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軹與者疾亦當作侯此並謂立位與車東西相當也鄭以此上公以下位並卑者在前尊者在此後以此例之經雖無王立所當明文要必校公差後故以意補之軹本爲輿前後四面材之通稱王所立既在車軹後則宜專據後軹爲節考工記總敘注亦云軹輿後橫木也案輅人注云輅軹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此車後軹至前衡之全度也今王立當後軹上公當車軹正直車隧之中前於後軹二尺二寸也侯伯當前侯與軹相切前於軹二尺二寸強也子男當前衡直軹前則前於侯幾一丈矣此並就車前後約分此數節其進退差度不必正均也又案公食大夫注謂賓至大門外下行車還立於西方賈彼疏謂立於西方鄉外據賈說則還車外鄉軹衡內外前後亦互易若然車立處蓋亦視爵之尊卑爲遠近故子男立近外而步數則少公立在內而步數則多與云廟受命祖之廟也者謂文王廟也賈疏云此約覲禮覲在文王廟故覲禮云前朝皆受舍于朝注云受舍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受朝聘於先君之祧故知王受覲在受命祖廟在文王廟不在武王廟可知案鄭意當如賈說聘禮說諸侯受聘於廟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侯矣注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鄭蓋以聘禮推之謂天子受覲亦當在祧而守祧注謂先公遷主藏后稷廟先王遷主藏文武廟二王受命文先於武故凡行禮皆在文王廟今考祧廟散文通稱聘禮既不必正指二祧而文武世室亦與祧不同若云上尊則文王之尊不得逾后稷鄭說殆不甚瑯金鸚謂天子受覲當在大祖后稷廟此與諸侯受朝聘在始祖廟正同其義較鄭爲長也云饗設盛禮以斂賓也者春人注云饗禮兼燕與食國語魯語云饗養上賓案斂食之禮有三曰饗曰食曰燕惟饗最盛大司樂及仲尼燕居坊記並謂

之大饗詩小雅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孔疏云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案互詳酒正疏云問問不恙也者說文口部云問訊也心部云恙頁也司儀注說問君問大夫之辭皆云不恙顏師古匡謬正俗引風俗通云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曰無恙謹案易傳上古之世艸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噬人心故俗相勞問者云無恙非為病也案應說不經不足據也此據朝賓來時在道有問禮其去時則無又問禮輕當殺以勞覲禮聘禮皆無文蓋略之也云勞謂苦倦之也者爾雅釋詁云勞動也以賓方在道路故敘其遠來之苦倦以慰勞之亦來有去無也云皆有禮以幣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勞以幣覲禮使人以璧璧則兼幣是有幣致之也案璧帛通謂之幣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彼注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然則勞諸侯用璧無束帛與聘禮勞使以束帛異賈云璧則兼幣失之云故書裸作果者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再果裸亦作果與此故書同鄭司農云車軹軹也者段玉裁云此注有誤字當云車軹轡也乃合如今本則不可通矣大馭注云軹謂兩轡也少儀注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轡頭也皆以此軹別於輿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之軹案段說近是云三享三獻也者牛人注云享獻也享本為祭享字引伸之為下獻物於上之稱覲禮賈疏云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張惠言據聘禮注難賈云鄭於事畢云三享訖謂三享皆訖乃為事畢則三享三度致之案張說是也覲禮經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彼四為三之誤皆之云者即非一度之辭也云裸讀為灌者先鄭意宗廟之裸為灌祭故字从示作裸賓客之裸字當為灌說文示部云裸灌祭也許說與先鄭正同後鄭則謂裸灌義同宗廟賓客字並為裸與先鄭及許異故此職注先鄭皆作灌後鄭皆作裸分別其明而

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則云裸之言灌也於賓客贊裸注不云
讀為灌足明後鄭皆從裸矣云再灌再飲公也者投壺云奉觴日賜
灌注云灌猶飲也云而酢報飲王也者酢正字當為醋說文西部云
醋客酌主人也酢醖也經典多以酢為醋爾雅釋詁云酬酢侑報也
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
謂之疇此禮賓王為主人故獻賓之後賓又報飲王亦謂之酢凡酢
用玉爵故大宰云大朝覲會同贊玉爵注云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
是也又案左傳莊十八年云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
五年二十八年兩傳說晉文公朝王亦並有享醴命宥之文國語晉
語載其事作王饗禮命公酢侑王引之謂酢即醴之段借字爾雅酢
侑同訓命侑即命酢也其說甚瑯蓋凡朝享後之受禮與饗公侯伯
皆得與王相酢侑號公晉侯謙不敢當盛禮故必王命之乃酢左傳
所云與此經可互證也云舉舉樂也者左昭十七年傳云三辰有災
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不舉去樂也先鄭蓋本左氏說其
實非也經典飲食禮凡單言舉者皆謂盛饌凡言不舉者皆謂去盛
饌不當以舉樂為舉詳膳夫疏賈疏云案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
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之以為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
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為舉牲體其實舉中可以兼樂
以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案後鄭破先鄭說九舉七舉五舉為舉
牲體則不兼舉樂賈說非後鄭意云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者饋
釋文作餽云本又作饋蜀石經亦作餽盧文弨云饋字是說文饋餉
也又吳人謂祭日餽詒讓案後注積亦有牢禮此但云芻米者積以
芻米為主也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者賈疏云謂若
駟人轡深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惠士奇云前疾疾當作侯論語
鄉黨邢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孔疏
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侯相似易亂故前侯

訛為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傳誤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軌云軌車軾前也考工記軌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入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為胡以其在軌前故曰前侯古音侯讀為胡水經汾水注中都縣胡甲山山有胡甲嶺劉敞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古侯與胡通侯甲通為胡甲故前侯注為前胡段玉裁云說文車部引周禮立當前軌前軌者前乎軌也亦以在軾衡之中為節蓋故書作侯杜衛賈容有不得侯字之說易為軌者而許從之惟司農得其說不易字所謂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也王宗洙云侯與胡同胡牛顛之下垂者軌前之軌上穹其後有似下垂之胡故謂之胡侯以同音通借案惠校致塙段王及江永戴震李倬說並同鄭珍亦謂侯即喉胡即輶人之頸說皆精覈蓋說文肉部云胡牛顛垂也口部云喉咽也顛與咽同在頸乘車曲軌出軌前者亦通謂之頸頸曲中隆起兩端下垂後端當軌前端持衡此前後遠於衡則專謂頸後端與前軌之木正相切之處也凡車駕時侯距地三尺有三寸舍車則侯正櫓柱於地若獸垂顛故云前胡下垂柱地者此與說文胡為牛顛垂之訓正合凡乘車由軌與大車直轅異先鄭云轅者散文通也至說文引作前軌則由所據本異抑或經師異讀皆未可定軌為輿下三面材前胡雖適當軌前然輿軌異材前軌之義不可通於前侯也云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者唯舊本並作惟今據蜀石經正與覲禮合此皆覲禮文彼文三作四鄭注云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案覲禮注說三享所用並據禮器大饗章文彼注謂裕祭先王諸侯所貢鄭意蓋謂朝

覲三享與彼同凌廷堪云覲禮注說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關可也言有皮則以皮有馬則以馬即覲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覲庭實云馬覲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於禮器云大享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腊籩豆之屬非謂朝禮之享也案凌氏謂禮器大饗即饗食燕之饗與禮器注異其說亦通但三享庭實經雖唯有皮馬然仍有獻諸珍異之禮後文之六貢即朝覲之享獻周書王會所云方物即會同之享獻也鄭謂三享有鬻金之等於義無迂惟三牲魚腊等乃祭饗之饌具朝覲會同之享必無此等禮器之文究不能盡通於朝享耳互詳後疏引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者事舊本並作士今據蜀石經正此亦大戴禮記朝事篇又引之者證庭實惟國所有也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者賈疏云按覲禮行朝訖乃行享此經冕服九章以下唯言享不見朝禮故鄭言之云不嫌有等者朝在路門外正君臣尊卑之禮不嫌有九十七十五十步之差等相迎之法故云不嫌有等也詒讓案鄭意蓋據曲禮推之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司儀注會同將幣亦以三享無朝於朝之文故謂將幣即受享於廟司儀注會同將幣亦以將幣為享實則將幣即受玉乃朝覲之正禮與三享為二四時常朝並受摯於廟經云將幣未嘗不言朝也鄭說失之詳前及大宗伯疏又此經冕服九章建常九旒及摯介人數朝位賓主之閒步數亦並朝禮賈謂唯言享不言朝亦非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者司儀注云禮謂以鬱鬯裸之也謂朝享禮畢王禮諸侯猶聘禮聘享禮畢主國之君以禮禮賓也郊特牲云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又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司儀注謂即朝禮畢饋賓然則五等諸侯自相朝朝畢禮賓亦用鬱鬯凡賓主行禮畢主人用醴待賓謂之禮

此用鬱鬯與用醴同故亦稱禮也。覲禮禮畢王無禮侯氏之事者蓋文不具引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彼賓客裸事即指此上公再裸等故引以證禮賓用鬱鬯之事云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者禮者蜀石經作禮公者案以後注校之疑當有公字大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載為也果讀為裸代王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此宗伯攝酌圭瓚而裸之事又內宰贊后之事云凡賓客之裸獻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此而后亞王禮賓之事知亦宗伯攝者祭統載祭大廟之禮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注云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彼宗廟之禮夫人親裸有故則宗伯攝裸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裸是所謂再裸也賈疏云王與后皆同拜送爵者恭敬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秦蕙田云饗禮之裸經無明文以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則王一獻后亞獻皆裸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惟王裸而已記云獻之屬莫重於裸大饗者賓客之大禮其十二獻九獻七獻與事神同亦必有裸明矣周禮所載賓客之裸事注疏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似尚未備孫希日云賓客之饗亦有灌有獻有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自灌至醑之獻數也案秦孫說是也凡裸亦通謂之獻故祭統以裸為獻之屬內宰亦云裸獻是也此王禮賓再裸一裸裸後別無獻酒饗賓則裸獻兩有凡九獻者再裸後有七獻七獻者一裸後有六獻五獻者一裸後有四獻是獻者咳裸而言之此經於饗不云裸者亦以裸獻通言不別也詳內宰及前疏云再裸賓乃酢王也者明與饗燕常禮異也凡常禮備二獻者主人初獻畢賓即酢主人再獻則再酢此王裸禮諸公二獻訖後公始酢王是賓不酢后故有再裸而無再酢也云

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者爵彌卑則禮彌殺於侯伯無后裸仍得酢王於子男王又不受酢也云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者以彼賓亦不酢主君也賈疏云聘禮禮賓用醴子男雖一裸不酢與聘禮禮賓亦同子男用鬱鬯不用醴則別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也云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者公食大夫禮無舉牲體文今以祭禮攷之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又食佐食舉尸一魚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又食尸告飽祝脩曰皇尸未實脩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不飯告飽主人拜脩尸又三飯彼大夫祭禮尸十一飯之節佐食四舉牲體特牲饋食禮士九飯禮略同少牢注云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賈特牲疏云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向口因名體為舉又少牢疏云一口謂之飯黃以周云古者飯以手凡禮食有飯數一手謂之一飯手三取飯謂之三飯案賈黃二說並通據少牢特牲經則尸飯佐食所舉牲體外尚有獸魚等又舉牲體數與飯數不同而此注釋九舉為舉牲體九飯者蓋專據初飯舉肺脊胙肩言之不數獸魚等也凡初飯大夫士皆三故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涪醬注云每飯獸涪以肴搗醬食正饌也褚寅亮胡培翬黃以周並謂每一飯一食舉又據此經差之謂卿大夫當三舉其說是也特牲三飯而脩牲體唯舉正脊少牢七飯而脩則舉脊幹骼矣諸侯以上飯數尤多或備舉脊幹骼肩而脩以此推之蓋公初飯九亦九食舉侯伯初飯七亦七食舉子男初飯五亦五食舉其加飯數無文依祭禮特牲士九飯少牢大夫十一飯鄭有司徹注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彼疏謂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若然則諸侯加飯之數當上公四侯伯六子男八於差次似究未合竊疑祭禮尸飯與食禮賓飯數不必同也云出入

謂從來訖去也者出謂去入謂來也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又云遂行如入之積彼注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是聘使入出在道總幾積明此五等諸侯來朝禮與彼同若然上公入出總五積侯伯入出總四積子男入出總三積左僖二十八年傳說晉文公朝王云出入三覲杜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此出入文例與彼正同可以互證賈疏謂不謂從來訖去共五積若然來去皆五積依其說則是上公有十積侯伯有八積子男有六積與經注義並不合非也詳司儀疏云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者賈疏云掌客積視餼牽餼有米禾芻薪明在道致積有可知案積之陳數詳掌客疏云凡數不同者皆降殺者賈疏云五等諸侯為三等者以依命數為差故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

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此以君命

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文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

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

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數疏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闕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數疏者賈疏云按典命上公之國立孤一

人侯伯已下則無故云大國之孤也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小國之君以五為節今

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荅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

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覲也然則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服總衰於天

子或可有私覲結其恩好但無文耳云出入三積不問壹勞者此明積勞數與小國君同不問則降也勞亦謂近郊勞賈疏云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云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荅曰三積者卿亦然何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然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若然牢禮卿亦五視小國君五牢同其餘則異按聘禮腥牢無鮮腊醢醢百糗米百筮禾四十車薪芻倍禾按掌客饗饋五牢米八十筮醢醢八十糗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有此別故在視小國之君中然則孤聘天子既以聘使受禮又自得禮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案賈以聘禮致饗饋多於此眡小國之君之數故謂孤有再重受禮蓋謂以聘使受禮則如聘禮以特見再受禮則如掌客所云竊謂孤既為聘使自當如聘禮所謂眡小國之君者不必關致禮之米禾薪芻等經偶未別白言之耳恐不當如賈所說也云朝位當車前者亦降於小國君也孤禮王當無車迎此謂大門外陳擯介時孤下車立於車前之東邪距車衡當闊數尺不正當衡前也云以酒禮之者王既受幣及享畢乃以齊酒禮孤孤亦不醉王也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者以孤無特來見法故知奉君命來聘也聘謂大聘大聘使卿孤即冢卿也鄭意小聘使大夫非孤所使云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者摯舊本並作贄釋文云摯本又作贄蜀石經與釋文同今據正贄即摯之俗詳大宗伯疏賈疏云若行正聘則執瑑圭璋八寸以行聘何得執皮帛也但侯伯已下臣來直行公使執圭璋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四命尊故天子別見之也案宗伯云孤執皮帛故云自以其贄見執皮帛而已案賈述注亦作束帛而疏云皮帛者兼取下注為釋也聘禮賓奉束錦以請覲彼注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凡因使而來不得自以其摯見此孤尊則雖因使而來聘享正禮既畢仍得自以其摯見是私覲之外別有此特見之禮故

鄭志答趙商云非私覲也云豹皮表之爲飾者賈疏云宗伯注云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贄以豹皮也云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者說文糸部云繼續也謂亞次繼續其後少國之君卽子男也典命說諸侯之適子云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繼小國之君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然則孤次子男者亦謂見子男禮畢後孤乃見其位則自在卿大夫之列不與子男同位也蓋孤雖貴亦是諸侯之臣故與諸侯之子次子男後同而位則異云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者謂先見之國事畢次國乃前次孤繼小國之君亦謂小國之君禮畢而後孤前也其會同之禮則衆國同見與此禮異云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則諸侯行交擯者使介傳於王擯傳而下又傳而上是也詒讓案此孤與子男禮五介王三擯並以次列之但不傳辭凡王於來朝諸侯則交擯於來聘孤卿以下則旅擯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此不交擯卽旅擯也詳司儀疏云親自對擯者也者賓親自對上擯也賈疏云則聘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對與言者是也案賈據聘禮注義今依彼約之當亦擯者出請事之時賓出次直闈西北面上擯在闈東闈外西面相去五十步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王也云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者謂介雖入廟而不相禮也賈疏云案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案賈亦據聘禮注義司儀說諸公之臣相聘將幣之禮亦及廟唯君相入然則孤特見王孤相不與孤俱入但絕行在後王相則隨王入也云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者以酒正

五齊尊於三酒嫌經云酒是三酒故釋之坊記云醴酒在室是醴齊亦通稱酒也賈疏云案聘禮禮賓用醴齊明此亦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通而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酒也云和之不用鬱鬯耳者對前五等諸侯裸用鬱鬯此禮孤用醴則不和鬱亦不用秬鬯也云其

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閒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數者賈疏云比其他中之數一準上子男禮中即孤之所用者也若然子男用鬯裸孤用醴今得入其他中者裸據小國君而言以其孤用醴醴之

酢子男裸亦不酢不酢同故舉小國君裸而言不謂孤用裸也語讓案孤特見亦旅擯故賓主之閒步數亦視子男也樂記孔疏云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

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貳不過

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以鄭以公孤之禮

享趙孟故五獻也案孔說是也士冠禮注云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孔即本於彼左昭元年杜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與此經及

鄭義並不合不可從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

之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

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疏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疏以下者賈疏云各下其君二等則

五等諸侯據上文三等命而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云及其

大夫士皆如之者賈疏云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者士雖無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大行人首

云以九儀注云九儀謂命者五爵者四爵者四中有士故於此連言士其於此經介與步數則無士也 注云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者

亦上孤而言謂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士則為介云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者以二者皆不依命數也此亦謂旅擯時有

陳介及朝位賓主之閒步數公食大夫記注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則與孤立處同唯賓主之閒步數當以次遞減耳金鶚云公執桓圭

以下及擯者五人以下卿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賓主之閒言之云其餘則自以其爵者謂瑞摯車服等各自依其爵之命數

不視其君之禮為降殺之差也云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者鄭彼注亦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

也以上文朝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聘義此文各差二介故知是使卿聘下君二等聘禮有五介禮器又云大夫五介五牢鄭

彼注並以為侯伯卿大聘之禮是也云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者亦謂使卿聘之數也聘禮注義同賈疏云大

夫下卿二等按聘禮云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為介三介彼侯伯之大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一十

步可知鄭不言者舉卿則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大夫見矣故不言之也

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

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

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要服蠻服也此

大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方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祀貢者犧牲之屬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為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絲纁也材物八材也貨物也疏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者此辨六服諸侯見王龜貝也疏遠近疏數之法也依此經則侯服比年朝甸服二年四年

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六年六服從王巡守此蓋周之正法而經傳言朝覲年數外異特甚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左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鄭王制注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是依左氏為說也然左傳又有十二年四朝之說昭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闕

而一朝六年而一會十二年而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此與昭三年傳文又自相違迂王制孔疏云按左傳文三年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按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闕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

虞夏制法諸侯四朝分為四部四年乃徧摠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按春秋文十二年左傳

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按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
 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
 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闕而朝天子其
 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
 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
 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
 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
 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禮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
 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
 實虞也按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閉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
 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
 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闕入聘四
 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
 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
 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閉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
 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閉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
 也孫經世云朝禮虞時蓋分諸侯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至周
 則分諸侯爲六部部各升降一歲六歲而周周以四歲者合之巡守
 之歲共五歲統四部計之則爲五載四朝堯典所言是也自各部計
 之則爲五年一朝王制所言是也王制與堯典同一巡守之期卽一朝
 期固無可疑也周以六歲者統六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共十有四
 自各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共十有四自各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
 或六或三或二或一大行人所云是也要服視虞較疏而侯甸等視
 虞加密案孫氏參合堯典王制之義近是攷公羊桓元年何注云王
 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政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

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徐疏云五年一朝虞傳文
又北堂書鈔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明禮
儀也此及孔氏引孝經注並與王制說同又國語魯語曹劌曰先王
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韋注亦引王制為說據徐彥引書傳
則伏生固以五年一朝釋羣后四朝足證孫氏謂王制為唐虞法之
說孔引鄭駁異義說以五年一朝為春秋以後霸主之制而謂十二
年四朝之法與各經並不合鄭亦不能定其為何制左傳疏強為之
說謂周公成王時自有此二法復謂大行人歲壹見者是遣使貢物
非親朝又以大宗伯時見曰會即再朝而會殷見曰同即再會而盟
並鑿空皮傅不可依據其偽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為孔傳
云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此又勦左昭十三年傳文而
改六年一會為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為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
云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
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
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彼蓋約舉男衛
二服朝會年數言之與此經義得通也云其貢祀物者賈疏云此因
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
也大宰四曰幣貢此中無幣貢者因朝而貢三享中已有幣故不別
貢幣也大宰歲歲常貢此依服數因朝而貢數既有異時又不同故
彼此物數不類也詒讓案此六貢皆因朝而貢蓋於將幣三享後獻
之亦以玉致之故大宰謂之玉獻三享謂正禮貢獻為加禮故覲禮
無文詳大宰疏注云要服蠻服也者職方氏九服之制自衛服以
前文並與此同惟此要服彼作蠻服大司馬九畿亦作蠻畿故特釋
之書禹貢亦云要服為孔傳云要束以文教國語周語云蠻夷要服
韋注云蠻蠻圻夷夷圻也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要者要
結好信而服從也又謂此經以蠻服為要服猶國語以邦畿為甸服

皆為沿古名是也云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者
 邦畿千里王城居其中面五百里益以六服各五百里是三千五百
 里也兩面并之為相距方七千里大戴禮記朝專篇云是故千里之
 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
 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
 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
 歲一見案彼據距王城一面言之故以侯服為在千里之內餘義並
 與此經合周畿服之制詳大司馬疏云公侯伯子男封焉者賈疏云
 對彼蕃國惟有子男無五等也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
 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馬
 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一假令東方侯服四分之一東方朝春南方
 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以外
 皆然是以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言入覲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
 畔故云覲鄭荅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若然鄭不與馬
 同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鄭既不與馬同今所解云四方各四分
 者謂四方諸侯六服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據王城東方或
 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方或遇冬據王城北方案賈述
 馬義與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馬說不同未知孰是經云見者並以諸
 侯見王為文大宗伯四時朝覲並云見義與此同王制疏謂此經因
 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非也依鄭此注義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
 蓋謂四方之中每一方各別四分之一四時迭來與賈所述馬說亦本
 不異韓奕疏引賈逵說謂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
 祭趨趣字通此注即本賈景伯義蓋賈馬鄭三君說正同賈疏謂鄭
 不同馬義非也互詳大宗伯疏云祀貢犧牲之屬者大宰九貢祀貢
 先鄭注亦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後鄭與彼義同云故書嬪作頻者
 徐養原云大宰嬪貢故書作賓此嬪物故書作頻故司農各為一義

又案頻卽濱字說文有頻無濱頻頻聲同故借頻爲濱王引之云大
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
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頻物頻卽賓之借字
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仁頻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說文
曰頻水厓人所賓附是頻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頻物
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
其貢頻物卽大宰之賓貢乎案王說是也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嬪
物婦人所爲物也者從今書作嬪釋之謂女工所作耒纁諸物也大
宰九貢嬪貢先鄭從故者作賓貢釋之與此義異彼注爲長引爾雅
曰嬪婦也者釋詁文證婦人所爲名嬪物之義云玄謂賓物絲枲也
者增成先鄭義大宰嬪貢注義亦同云器物尊彝之屬者賈疏云按
大宰云器貢先鄭以爲宗廟之器後鄭易之以爲器貢銀鐵石磬丹
漆不從先鄭此云器物後鄭以爲尊彝之屬與彼先鄭同者彼是歲
之常貢不合有成器故破之此乃因朝而貢得貢成器故爲尊彝解
之知因朝得貢成器者見昭十五年六月天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王責之
分器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以此知因朝得貢成器案後鄭此
注與大宰注異此注爲長大宰九貢器貢亦是成器賈說不足據云
材物入材也者大宰九職云百工飭化入材先鄭注以入材爲珠象
玉石木金革羽九貢材貢後鄭注云纁韜括柏篠簞也專據木材者
彼注以珠入游貢石入器貢金入貨貢與此注不同也云服物玄纁
絺纈者者大宰九貢服貢注云服物絺紵也此云玄纁絺纈者禹貢
荊州厥篚玄纁豫州厥篚織纈故增之云貨物龜貝也者大宰九貢
貨貢注云貨貢金玉龜貝也上注入材已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
有金玉故不復數諸貢物並詳大宰疏

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

也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

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所貴寶見傳疏九州之外謂者若犬戎獻白狼白虎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

見者見六服以外無分年來朝及貢物之法也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與此經同國語周語韋注因祭公謀父曰蠻夷

荒服謂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與此經不合不足據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者謂距王城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也職

方氏九服蠻服以外有夷鎮藩三服大司馬九畿同此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此蕃國即職方外三服也蕃亦取藩屏之義當如職

方氏藩服字作藩蕃藩之借字玉藻云其在邊邑曰蕃屏之臣某注云邊邑九州之外即謂蕃國也亦謂之四塞明堂位云四塞世告至

注云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是也亦謂之四海詳布憲疏引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者鄭彼注云

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

同名曰子案依曲禮說則夷服以外蕃國地雖大小不齊爵則皆無過子管子事語篇云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管子

所謂負海子男蓋據四衛及四海蕃國言之依彼說則遠服小侯爵地並減與曲禮說微異未知孰是又引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

曰子者左僖二十七年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杜注云杞先代之後而近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

其夷也案彼傳無杞伯也之文鄭據桓二十七年經云杞伯來朝補之引此二文證蕃國無公侯伯等也云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

也者此亦補曲禮義明兼有男也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
某人於外曰子注云謂戎狄子男也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詩小雅
蓼蕭敘箋云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孔疏云大者曰子
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賈疏云案書序武王既勝殷巢
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夷狄得稱伯者彼殷之諸侯
與周異也云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者父死
子立上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有以字後注云父死子立曰世賈疏
云此經世中含二父死子立須得受王命故須來新王即位亦須來
故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四夷皆在四門之外周公攝位與新
王同況成王新即位也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荒服者
王又曰終王韋注云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祭公又曰
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韋注云大畢伯士犬戎
氏之二君終卒也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也此荒服父
死子立有來見之禮之證云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
玉瑞者者謂不得如九州之內五等諸侯執圭璧為瑞也左襄十四
年傳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
是小行人六瑞六幣之等不達於蕃國故王制注云春秋傳曰禹會
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為中國耳即此義也
云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者據小行人有小客是蕃國之臣
知蕃國之君為小賓也云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者國語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歸韋注云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白狼白鹿犬戎
所貢引之者諸禽獸亦得為貴寶云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者王會
周書第五十九篇記成王會諸侯獻物之事其序云周室既寧八方
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所貢貴寶若稷慎大塵穢
人前兒之類名數甚多故不備引此九州之外所獻貴寶即懷方氏

所謂致遠物也與上六服有貢異然通而言之亦得謂之貢國語魯語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是夷狄獻物亦得稱貢之證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

存三歲徧規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

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

二歲王巡守殷國撫猶安也存規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屬猶聚也自五

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

官也叶當為汁詞當為辭書或為叶辭命玄謂胥讀為謂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齊南方曰象西

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

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至十一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法八法也則

入則也達同成脩皆謂齋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觀東后是也其殷

國則四方四時疏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此並以王下撫邦國分來如平時疏為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規五歲徧省者大戴記存

作在規作眺聲義並同以下至十一歲達瑞節等並卿大夫奉王命閒歲而一行者也云成牢禮者謂平均待賓客之牢禮即宰夫云凡

朝覲會同賓客牢禮之灋是也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者此為王親行至邦國之事凡王不巡守乃有殷國殷國與巡守不並行此經

兩舉之者明或巡守或殷國惟王所行無定法也十二歲一巡守者
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案古書多言五歲

一巡守者乃虞制故書堯典云五歲一巡守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
守鄭彼注云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

則十二歲一巡守白虎通義巡守篇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也
過五年為大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

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此并據虞制與此經年數異公
羊隱八年何注以五年巡守說周制誤也王制孔疏又引鄭志答孫

皓謂夏殷六年一巡守未知墻否注云撫猶安也者說文手部云
撫安也撫即撫之隸變云存規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對巡守

為王親至侯國也規亦與前殷規為諸侯使臣於王異說文子部云
存恤問也爾雅釋詁云在存省視察也又云規視也廣雅釋詁云省

視也三者訓義略同隨事立名耳云所謂閒問也者謂三者通為閒
問以其皆閒歲一舉也賈疏云即上文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者也

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者王十二年六服朝貢既更迭而徧
巡守殷國之事又畢故於次年更端復始也其新王即位則當以元

年為始公羊閏二年何注云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大宗伯
注說一服朝亦以元年為始是也云屬猶聚也者州長注同云自五

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者賈疏云但經一歲與三歲五歲云存規省
至七歲九歲十一歲不云省不言者以五歲已言省義可知故直見

其事意也是以鄭皆連省而言也云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
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者此謂行人召侯國之象胥

瞽史來至王國則於王宮內為次舍聚而教習言語辭命書名聲音
之等也漢書食貨志說孟春行人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

天子方言劉歆與揚雄書亦說周道人以歲八月巡路眾代語謹謠
歌戲道入即行人也彼雖非七歲九歲省邦國時事然亦行人諭言

語協辭令諭書名協聲音之一端矣方苞孔廣森並謂象胥瞽史皆
 王官使至其國而屬諭之不聚於天子之宮亦通云故書協辭命作
 叶詞命者段玉裁校改叶為汁阮元云釋文亦作叶又春官大史注
 云故書協作叶與此注相應案段阮校是也詳後鄭司農云象胥譯
 官也者說文言部云譯傳譯四夷之言者象胥云掌蠻夷閩貉戎狄
 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是譯官也云叶當為汁詞當為辭書
 或為叶辭命者蜀石經或為上有亦字段玉裁校改叶當為汁為汁
 當為叶云協見大史辭見大祝兩當為皆當作讀為聲類皆同也司
 農必易汁為叶易詞為辭者叶辭義較親切也徐養原云叶汁見大
 史說文司部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訟也从鬲鬲猶理辜也鬲理
 也是言詞作詞辭訟作辭截然二字故書叶詞命原未嘗誤杜子春
 注大史曰叶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汁蓋漢時詞辭已溷用司農意
 在曉俗不暇考證字體也凡注內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案段徐說是
 也凡注例云書或為某者或本之字多與所讀之字正合此注云書
 或為叶辭命明故書作汁詞先鄭讀為叶辭也至叶汁二字聲類雖
 同而叶即協之重文汁則為協之借字義甚疏遠故書本作叶先
 鄭讀為汁則是舍義近之叶而就義遠之汁例不可通足知其誤協
 大戴禮記朝事篇作計王引之謂亦汁字之誤云玄謂胥讀為語者
 天官敘官注同段玉裁云說文言部曰謂知也大宰序官注亦云胥
 讀為語謂其有才知為什長秋官序官注不言讀為語而此言之者
 互見也引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者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
 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者欲釋文作慾云本多作
 欲蜀石經作嗜欲與禮記同俗本並作嗜慾嘉靖本上作者欲下仍
 作慾蜀石經二字並作欲今據正案者即嗜之段字慾則欲之俗體
 也鄭以王制分方立名此總名為象故引彼文而釋之並詳序官疏
 云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

胥云者越上蜀石經有南字名字舊本並挽今據蜀石經及宋大字
本補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此注並與蜀石經同通言語者通達異
方言語之謂御覽四夷部引尚書大傳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
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言此者
明四方之中獨取南方名官之意敘官象胥注云周之德先致南方
是也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者謂訓有才知天官敘官注義亦同
云辭命六辭之命也者大祝六辭一曰祠二曰命先鄭彼注云祠當
為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為命裨諝章創之後鄭云一曰嗣者交
接之辭此注蓋謂辭命即大祝之二曰命以其為六辭之一故曰辭
命與彼一曰祠讀為辭者不相涉也云警樂師也者春官敘官注云
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此瞽亦兼大
師小師等而言與樂師來瞽專據瞽矇者小異必屬瞽者將以聽聲
音也云史大史小史也者二官為眾史之長屬之者將以諭書名也
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者外史注義同引聘禮曰百名以上者聘
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亦云名書文也今
謂之字此引之者證書字古曰名也云至十一歲又徧省焉者承上
注九歲省後闕一歲至十一歲則又徧省而脩達瑞節等五事也云
度丈尺也者內宰注同云量豆區釜也者釜黼之借字考工記攻金
之工注同豆區釜見左昭三年傳詳內宰疏云數器銓衡也者廣雅
釋器云稱謂之銓文選褚淵碑文李注引韋昭漢書注云銓稱鍾案
銓即權也合方氏同其數器注亦釋為權衡凡五權五量五度通為
數器此及合方氏並以度量與數器分舉故知數器惟據銓衡言也
云法入法也則入則也者法亦注用今字也賈疏云據大宰云入法
治官府入則治都鄙諸侯國有都鄙官府以此法則治之故須脩之
云達同成脩皆謂齋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
也脩治也說文曰部云同合會也下又訓成為平四者訓義小異同

為齊等之言齋法式行至謂王使齋諸法式至諸侯國考校齊等之
賈疏云經瑞節度量牢禮數器下至法則等入者皆天子法式之等
當豫脩治使輕重大小方圓皆正然後將以齊諸侯器物故云行至
則齊等之云成平也者調人注同云平其僭踰者也者僭踰若左哀
六年傳吳徵魯百牢之類賈疏云若牢禮云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依
上文及掌客多少皆有常不得僭上故云平其僭踰也云王巡守諸
侯會者名以其時之方者謂周制與虞制同如春巡守東岳則東方
諸侯總會餘三時三方亦然不必如朝覲法每方各分趣四時也云
書曰遂覲東后是也者堯典文偽孔本入舜典彼云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
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
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
禮歸格於藝祖用特彼云肆覲東后此引肆作遂者肆遂義同史記
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續漢書律曆志後漢書肅宗紀白虎
通義巡守篇公羊隱八年傳何注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書亦並作遂
蜀石經作肆疑依孔書改公羊徐疏引鄭書注云東后東方之諸侯
也案書說四時巡守之法王制說亦略同依鄭此注義則周天子巡
守亦分四時各至當方之岳以朝諸侯歲終而徧書僞周官云六年
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僞孔
傳云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
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觀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說
亦與鄭同又書說四時巡守皆以四仲之月周制當亦然依通典吉
禮引鄭書注義云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白虎通義巡守篇
亦云巡守所以四時出者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即鄭說所本舜
典僞孔傳則謂夏自東岳至南岳歷四時徧四岳然後歸二義不同
而皆有難通未知孰是至通典又引崔氏三禮義宗亦申鄭說而云

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則爲時尤
疏闊不足據也云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此亦誤以殷
國與殷見爲一大宗伯注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蓋殷同
卽在王都故仍六服分爲四方每方又分四部四時分來如平時朝
覲法也賈疏云謂分四方各逐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來卽與
平時別也金鶚云諸侯朝覲經典並無分方分時之說至謂殷國亦
分時分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
一方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
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
若謂久淹於外以待諸侯或旣歸而復出皆於義無取而空多繁費
有是禮乎若謂亦一年而周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稽留乎若謂殷國
在畿內而四方四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況殷國必不在畿內乎
案金說足正鄭賈之誤亦詳職方氏疏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

之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云莫敢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凡諸侯之王事者卽前會同朝覲

禮賓而見之者大司馬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注云辨別也別尊卑

之位此官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等謂

尊卑之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類皆有等級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

禮以此禮等賓敬而見之也釋文云賓劉云應言擯小行人職同案

賈釋賓爲賓敬蓋讀賓如字與劉陸讀異非也小行人云大客則擯
注云擯者擯而見之王卽用此文則鄭本讀賓爲擯劉陸卽據彼注
校此深得鄭指象胥云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鄭注亦以擯釋賓與此經可互證擯作賓者用借字也詳大宗伯疏
又覲禮郊勞注說諸侯入王大行人有郊勞之事此經不言者文略
詳前疏 注云王事以王之專來也者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先鄭注

云入王朝於王也此王事亦謂入王之事詳彼疏引詩云莫敢不來王者商頌殷武篇文鄭彼箋云世見曰王又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者毛居正云孟子無此小行人注引春秋傳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是也傳寫誤作孟子案毛校是也孔繼汾黃丕烈說同今所傳孟子外書四篇其孝經篇有此語蓋即采此注為作不足據左傳義詳小行人疏引此二者證諸侯朝王謂之王事也 若有大喪則

詔相諸侯之禮詔相左右疏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大喪言若

見有非常之禍諸侯為天子斬其有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莊存與云吉禮則射人詔相之注云詔相左

右教告之也者爾雅釋詁云詔相導左右助勸也說文言部云詔告也此詔相諸侯之禮亦謂左右導助教告其禮也 若有四

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贊幣以崇敬也受之

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注云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疏告急者者小司徒云大事謂戎事也此

謂要服以內侯國被兵寇使臣以事來告也小行人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此官所掌者為大客可知云禮動不虛皆有贊幣以

崇敬也者贊俗字前注及大宗伯注並作摯當據正各本並誤摯幣亦謂玉帛皮馬之屬以崇敬者所以敬事天子也其邦國相告亦然

左哀七年傳云魯師入邾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是邦國兵寇告急亦用幣之事云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者明諸侯使臣

不得親告王必由大行人以達故大行人既受其幣又聽其辭乃以其來告之事入告於王也左襄二十一年傳云欒盈過於周周西鄙

掠之辭於行人事亦略同引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者彼注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

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引之者證彼云有言即此聽其辭彼云東帛即此受其幣也賈疏云彼雖是諸侯自相告告天子亦然故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引為證也

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禮也臣交接待往來之事大戴禮記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朝事篇作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似古讀為凡諸侯之邦絕句交字屬下歲相問為句案此云凡諸侯之邦交猶司儀云凡諸侯之交自是以邦交總目問聘朝三事大戴記似西漢禮家誤讀抑或傳寫譌衍不足取證賈疏云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為交謂己是

小國朝大國己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有諸公諸侯皆言相為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嶽相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云歲相問也殷相聘也者聘義云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彼注云比年

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彼說與此經同云世相朝也者諸侯相朝年數春秋家說與此經差異左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此謂五年再朝也又昭十三年傳說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閔朝再朝而會杜注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朝會孔

疏引釋例謂兼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此謂三年一朝六年再朝也又昭三年傳說晉文襄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國語魯語亦謂先王制諸侯五年一朝朝此並謂五年一朝也三者之文外互不合文十

五年孔疏為之說云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闕大甚其於閒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

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
 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
 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昭十三年歲聘閔朝是周之
 諸侯朝天子之法沈氏以為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皆為朝
 牧伯之法以閔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
 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非曹之伯國而沈云朝牧伯之
 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無明證沈氏之言未可從也案王制
 孔疏引鄭志說謂五年再朝為夏殷之法又引鄭駁異義說謂歲聘
 閔朝之屬文無所出不用其義具詳前疏沈文阿謂五年再相朝及
 三年一朝為朝牧伯之法又謂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
 五年之內再相朝其說固不足據孔氏謂五年一朝正是周禮之制
 亦與此經不合又謂歲聘閔朝非諸侯自相朝法則又與昭十三年
 疏義自相抵牾惟云周禮世相朝是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
 則自是通論蓋左氏所云多後世權時更變之法與此經周公致太
 平之初制勢固不能盡合而邦交疏數亦自有斟酌變通之道必謂
 非父死子立即不可相朝是亦膠固之論矣注云小聘曰問者賈
疏云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詒讓案
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
大夫據鄭說則聘問散文亦通故毛詩小雅采芣傳云聘問也曲禮
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即所謂小聘曰問也然則問使大夫
亦得曰聘矣云殷中也者爾雅釋詁文掌客注亦同中者謂中閔閔
闕與中年中歲義異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賈疏云
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閔久無
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若然聘義與王制皆
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不云比年者取歲歲之義也案諦玩注
意蓋謂殷聘與掌客殷膳義同殷者皆中閔閔闕之謂自閔歲以上

通得謂之殷不論年數多少其至數者亦必以閒歲爲限耳王制所云則是諸侯聘天子法鄭所不取賈并引之非也久無事者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鄭彼注云事謂盟會之屬是也殷朝者及義頗難解賈亦無釋竊意鄭蓋謂有殷聘亦有殷朝朝不必限以世凡春秋非新君卽位而相朝者皆殷朝也此殷聘實含兩義一則中閒久無事而相聘一則中閒遇有小國之君來殷朝者大國君不報朝則亦聘以報之故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至大宗伯職殷見曰同殷規曰視鄭彼注云殷猶衆也與此注訓爲中異則此注殷朝與彼不相涉也云父死子立曰世者國策秦策高注云父死子繼曰世案此世相朝與前蕃國世一見之世義同但世朝亦言其至疏之限實則非繼世亦有相朝之法也云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證世相朝之義賈疏云按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謂已卿往聘他卿來聘已是大國使聘小國詰讓案左襄元年傳國已往朝大國小國聘焉已是大國使聘小國詰讓案左襄元年傳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彼據它國來朝聘卽位之君言故云小朝大聘此注據卽位之君朝聘它國言故云大朝小聘與左傳文異而旨同又案通典凶禮引五經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否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又嘉禮引異義云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又引鄭駁亦謂服闋無王事不得出朝會又左傳文元年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必俟三年喪畢也又左傳文十五年疏云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

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朝法與周禮合也云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脩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又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鄭蓋兼取彼二文穀梁隱十一年傳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公羊隱七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書鈔禮儀部引白虎通云諸侯相聘為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逮鄰國也往朝聘之問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憲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也義竝略同云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者謂朝聘必先就有道之國而與脩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之事也云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者賈疏云按左氏昭公九年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按服彼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年數不相當引之者年雖差遠用禮則同故引為證也案據賈引服說與鄭此注同杜注訓殷為盛與鄭服異

周禮正義卷七十一